

T 5752/8181 De

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10 1952

Handwritten red mark or stamp in the bottom left corner.

忠義水滸全書

第一回

張天師祈禳瘟疫

洪太尉誤走妖魔

話說大宋仁宗天子在位嘉祐三年三月三日五更三點  
天子駕坐紫宸殿受百官朝賀但見

祥雲迷鳳閣瑞氣罩龍樓含煙御柳拂旌旗帶露宮花  
迎劔戟天香影裏玉簪朱履聚丹墀仙樂聲中綉襖錦  
衣扶御駕珍珠簾捲黃金殿上現金輦鳳羽扇開白玉  
堦前停寶輦隱隱淨鞭三下響層層文武兩班齊  
當有殿頭官喝道有事出班早奏無事捲簾退朝只見班

何以爲妖

正似春秋  
紀年之始

豐音豫

哈佛大學哈佛藥室  
圖書館珍藏印

只此兩句  
便是一通  
禳災救民  
奏疏的條  
目萬古可  
行

部叢中宰相趙哲參政文彥博出班奏曰。今日京師瘟疫。盛行傷損軍民甚多。伏望陛下。釋罪寬恩。省刑薄稅。祈禱大災。救濟萬民。天子聽奏。急救翰林院。隨即草詔。一面降赦天下。罪囚。應有民間稅賦。悉皆赦免。一面命在京宮觀寺院。修設好事。禳災。不料其年瘟疫轉盛。仁宗天子聞知。龍體不安。復會百官計議。向那班部中。有一大臣。越班啟奏。天子看時。乃是參知政事。范仲倫。拜罷起居。奏曰。今日大災盛行。軍民塗炭。日夕不能聊生。以臣愚意。要禳此災。可宜嗣漢天師。星夜臨朝。就京師禁院。修設三千六百分。羅天大醮。奏聞上帝。可以禳保民間瘟疫。仁宗天子准奏。

急令翰林學士草詔。一道。天子御筆親書。并降御香一炷。欽差內外提點殿前太尉洪信。爲天使。前往江西信州龍虎山。宣請嗣漢天師張真人。星夜來朝。祈禱瘟疫。就金殿上。焚起御香。親將丹詔。付與洪太尉。即便登程。前去洪信領了聖敕。辭別天子。背了詔書。盛了御香。帶了數十人。上了鋪馬。一行部從。離了東京。取路。逕投信州貴溪縣來。但見

詔中寫出  
時景映合  
三月說中  
不復出更  
隱秀白夢

遙山疊翠。遠水澄清。奇花綻錦。繡鋪林嫩。柳舞金絲。拂地風和。日暖時過野店。山村路直。沙平夜宿。郵亭驛館。羅衣蕩漾。紅塵內。駿馬驅馳。紫陌中。

且說太尉洪信齋學御詔一行人從上了路途不止一日  
來到江西信州大小官員出郭迎接隨即差人報知龍虎  
山上清宮住持道衆準備接詔次日衆位官同送太尉到  
於龍虎山下只見上清宮許多道衆鳴鐘擊鼓香花燈燭  
幢幡寶蓋一派仙樂都下山來迎接丹詔直至上清宮前  
下馬太尉看那宮殿時端的是好座上清宮但見  
青松屈曲翠栢陰森門懸敕額金書戶列靈符玉篆虛  
皇壇畔依稀垂柳名花煉藥爐邊掩映蒼松老檜左壁  
廡天丁力士參隨着太乙真君右勢下玉女金童簇捧  
定紫微大帝披髮仗劍北方真武踏龜蛇靴履頂冠南

極老人伏龍虎前排二十八宿星君後列三十二帝天  
子堦砌下流水潺湲牆院後好山環繞鶴生丹頂龜長  
綠毛樹梢頭獻果蒼猿莎草內銜芝白鹿三清殿上擊  
金鐘道士步虛四聖堂前敲玉磬真人禮斗獻香臺砌  
彩霞光射碧瑠璃召將瑤壇赤日影搖紅瑪瑙早來門  
外祥雲現疑是天師送老君

當下上至住持真人下及道童侍從前迎後引接至三清  
殿上請將詔書居中供養着洪太尉便問監官真人道天  
師今在何處住持真人向前稟道好教太尉得知這代祖  
師號曰虛靖天師性好清高倦於迎送自向龍虎山頂結

一茅庵修真養生。因此不住本宮。太尉道。目今天子宣詔。如何得見真人。答道。容稟詔救權。供在殿上。貧道等亦不敢開讀。且請太尉到方丈獻茶。再煩計議。當時將丹詔供養在三清殿上。與眾官都到方丈。太尉居中坐下。執事人等獻茶。就進齋供。水陸俱備。齋罷。太尉再問真人。道。既然天師在山頂庵中。何不著人請將下來相見。開宣丹詔。真人稟道。這代祖師雖在山頂。其實道行非常。能駕霧興雲。踪跡不定。貧道等如常亦難得見。怎生教人請得下來。太尉道。似此如何得見。目今京師瘟疫盛行。今上天子特遣下官齋捧御書丹詔。親奉龍香。來請天師。要做三千六百

分羅天大醮。以禳天災。救濟萬民。似此怎生奈何。真人稟道。天子要救萬民。只除是太尉辦一點志誠心。齋戒沐浴。更換布衣。休帶從人。自背詔書。焚燒御香。步行上山。禮拜叩請天師。方許得見。如若心不志誠。空走一遭。亦難得見。太尉聽說。便道。俺從京師食素到此。如何心不志誠。既然恁地依着。你說明日絕早上山。當晚各自權歇。次日五更時分。眾道士起來。備下香湯。請太尉起來沐浴。換了一身新鮮布衣。脚下穿上麻鞋草履。喫了素齋。取過丹詔。用黃羅包袱。背在脊梁上。手裏提着銀手爐。降降地燒着御香。許多道衆人等。送到後山。指與路徑。真人又稟道。太尉要

救萬民休生退悔之心只顧志誠上去太尉別了衆人口  
誦天尊寶號縱步上山來將至半山望見大頂直侵霄漢  
果然好座大山正是

振盤地角頂接天心遠觀磨斷亂雲痕近看平吞明月  
魄高低不等謂之山側石通道謂之岫孤嶺崎嶇謂之  
路上面平極謂之頂頭圓下壯謂之巒藏虎藏豹謂之  
穴隱風隱雲謂之巖高人隱居謂之洞有境有界謂之  
府樵人出沒謂之徑能通車馬謂之道流水有聲謂之  
澗古渡源頭謂之溪巖崖滴水謂之泉左壁爲掩右壁  
爲映出的是雲納的是霧錐尖像小崎峻似峭懸空似

不頭爾雅

險削儼如平于峯競秀萬壑爭流瀑布斜飛藤羅倒掛  
虎嘯時風生谷口猿啼時月墜山腰恰似青黛染成千  
塊玉碧紗籠罩萬堆煙

這洪太尉獨自一箇行了一回盤披轉徑攬葛攀藤約莫  
走過了數箇山頭三二里多路看看脚酸腿軟正走不動  
口裏不說肚裏躊躇心中想道我是朝廷貴官在京師時  
重裊而臥列鼎而食尚兀自倦怠何曾穿草鞋走這般山  
路知他天師在那裏却教下官受這般苦又行不到三五  
十步撥着肩氣喘只見山凹裏起一陣風風過處向那松  
樹背後奔雷也似吼一聲撲地跳出一箇吊睛白額錦毛

大蟲來、洪太尉喫了一驚、叫聲阿呀、撲地望後、便倒、儼眼  
看那大蟲、悚但見

毛披一帶黃金色

爪露銀鈎十八隻

睛如閃電尾如鞭

口似血盆牙似戟

伸腰展臂勢猙獰

擺尾搖頭聲霹靂

山中狐兔盡潛藏

澗下獐麋皆歛迹

那大蟲望着洪太尉左盤右旋咆哮了一回、托地望後山  
坡下跳了去、洪太尉倒在樹根底下、唬的三十六箇牙齒、  
捉對兒厮打、那心頭一似十五箇吊桶、七上八落的響、渾  
身却如重風麻木、兩腿一似鬪敗公雞、口裏連聲叫苦、大

各紀倒

蟲去了一盞茶時、方纔爬將起來、再收拾地上香爐、還把  
龍香燒着、再上山來、務要尋見天師、又行過三五十步、只  
裏歎了數口氣、怨道、皇帝御限差俺來這裏、教我受這場  
驚恐、說猶未了、只覺得那裏又一陣風吹得、毒氣直冲將  
來、太尉定睛看時、山邊竹藤裏、簌簌地響、搶出一條吊桶、  
大小雪花也似蛇來、太尉見了、又喫一驚、撇了手爐、叫一  
聲、我今番死也、往後便倒在盤陀石邊、微閃開眼來看、那  
蛇時但見

昂首驚颺起、掣目電光生、動蕩則折峽、倒岡呼吸則吹  
雲吐霧、鱗甲亂分于片玉、尾梢斜捲一堆銀

甲壯話

初是心裏  
想次是口  
裏想今日  
裏罵轉變  
轉增

那條大蛇逕搶到盤陀石邊，朝着洪太尉盤做一堆，兩隻  
眼迸出金光，張開巨口，吐出舌頭，噴那毒氣在洪太尉臉  
上，驚得太尉三魂蕩蕩，七魄悠悠。那蛇看了洪太尉一回，  
望山下一溜，却早不見了。太尉方纔爬得起來，說道：「慚愧，  
驚殺下官，看身上時寒粟子，比銷蝕兒大小，口裏罵那道  
士，回耐無禮，戲弄下官，教俺受這般驚恐。若山上尋不見，  
天師下去和他別有話說，再拿了銀提爐，整頓身上詔敕，  
并衣服巾幘，却待再要上山去，正欲移步，只聽得松樹梢  
後隱隱地笛聲吹響，漸漸近來。太尉定睛看時，只見那一  
箇道童倒騎着一頭黃牛，橫吹着一管鐵笛，轉出山凹來。

太尉看那道童時

頭縮兩枚丫髻，身穿一領青衣，腰間絲結草來編，脚下  
芒鞋麻間隔，明眸皓齒，飄飄並不染塵埃，綠鬢朱顏，耿  
耿全然無俗態。  
昔日呂洞賓有首牧童詩，道得好：

草鋪橫野六七里，  
笛弄晚風三四聲。  
歸來飽飯黃昏後，  
不脫蓑衣臥月明。

但見那箇道童笑吟吟地騎着黃牛，橫吹着那管鐵笛，正  
過山來。洪太尉見了，便喚那箇道童：「你從那裏來，認得我  
麼？」道童不睬，只顧吹笛。太尉連問數聲，道童呵呵大笑，拿



五、笛、亦、不、虛、冷

聖書是  
不笑不  
不以為道

看鐵笛指着洪太尉說道你來此間莫非要見天師麼太尉大驚便道你是牧童如何得知道童笑道我早聞在草庵中伏侍天師聽得天師說道今上皇帝差箇洪太尉齋擎丹詔御香到來山中宜我往東京做三千六百分羅天大醮祈禳天下瘟疫我如今乘鶴駕雲去也這早晚想是去了不在庵中你休上去山內毒蟲猛獸極多恐傷害了你性命太尉再問道你不要說說道童笑了一聲也不回應又吹着鐵笛轉過山坡去了太尉尋思道這小的如何盡知此事想是天師分付他已定是了欲待再上山去方纔驚說的好苦爭些兒送了性命不如下山去罷太尉拿着

串過便說  
大話當貴  
三、人、頭、人  
往往如此

提爐再尋舊路奔下山來眾道士接着請至方丈坐下其人便問太尉道曾見天師麼太尉說道我是朝中貴官如何教俺走得山路喫了這般辛苦爭些兒送了性命為頭上至半山裏跳出一隻吊睛白額大蟲驚得下官魂魄都沒了又行不過一箇山嘴竹藤裏搶出一條雪花大蛇來盤做一堆攔住去路若不是俺福分大如何得性命回京盡是你這道眾戲弄下官真人覆道貧道等怎敢輕慢大臣這是祖師試探太尉之心本山雖有蛇虎並不傷人太尉又道我正走不動方欲再上山坡只見松樹傍邊轉出一箇道童騎着一頭黃牛吹着管鐵笛正過山來我便問



答道此乃是前代老祖天師鎖鎮魔王之殿太尉又問道如何上面重重疊疊貼着許多封皮真人答道此是老祖大唐洞玄國師封鎖魔王在此但是經傳一代天師親手便添一道封皮使其子子孫孫不得妄開走了魔君非常利害今經八九代祖師誓不敢開鎖用銅汁灌鑄誰知裏面的事小道自來住持本宮三十餘年也只聽聞洪太尉聽了心中驚恠想道我且試看魔王一看便對真人說道你且開門來我看魔王甚麼模樣真人告道太尉此殿決不敢開先祖天師叮嚀告戒今後諸人不許擅開太尉笑道胡說你等要妄生恠事扇惑百姓良民故意安排這等去處假稱鎖鎮魔王顯耀你們道術我讀一鑑之書何曾見鎖魔之法神鬼之道處隔幽冥我不信有魔王在內快與我打開我看魔王如何真人三回五次稟說此殿開不得恐惹利害有傷於人太尉大怒指着道衆說道你等不開與我看回到朝廷先奏你們衆道士限當宜認違別聖旨不令我見大師的罪犯後奏你等私設此殿假稱鎖鎮魔王扇惑軍民百姓把你都追了度牒刺配遠惡軍州受苦真人等懼怕太尉權勢只得喚幾箇火工道人來先把封皮揭了將鐵鎚打開大鎖衆人把門推開看裏面時黑洞洞地但見

昏昏默默杳杳冥冥數百年不見太陽光億萬載難瞻  
明月影不分南北怎辨東西黑煙靄靄撲人寒冷氣陰  
陰侵體顛人跡不到之處妖精往來之鄉閃開雙目有  
如、盲、伸、出、兩、手、不、見、掌、常、如、三、十、夜、却、似、五、更、時

衆人一齊都到殿內黑暗暗不見一物太尉教從人取十  
數箇火把點着將來打一照時四邊並無一物只中央一  
箇石碑約高五六尺下面石龜趺坐大半陷在泥裏照那  
碑碣上時前面都是籠章鳳篆天書符籙人皆不識照那  
碑後時却有四箇真字大書鑿着遇洪而開却不是接得緊湊一來  
天、罡、星、合、當、出、世、二、來、宋、朝、必、顯、忠、良、三、來、轉、巧、遇、着、洪

真字  
一部

信豈不是天數洪太尉看了這四箇字大喜便對真人說  
道你等阻當我却怎地數百年前已註我姓字在此遇洪  
而開分明是教我開看却何妨我想這箇魔王都只在石  
碑底下汝等從人與我多喚幾箇火工人等將鋤頭鐵鍬  
來掘開真人慌忙諫道太尉不可掘動恐有利害傷犯於  
人不當穩便太尉大怒喝道你等道衆省得甚麼碑上分  
明鑿着遇我教開你如何阻當快與我喚人來開真人又  
三回五次稟道恐有不好太尉那裏肯聽只得聚集衆人  
先把石碑放倒一齊併力掘那石龜半日方纔掘得起又  
掘下去約有三四尺深見一片大青石板可方丈圍洪太

真人信得  
天師禁戒

真不輕意  
詐開大尉  
信得碑上  
識記真決  
意要開幾  
番往返不  
厭其煩

尉叫再掘起來，真人又苦稟道：不可掘動。太尉那裏肯聽，眾人只得把石板一齊扛起看時，石板底下却是一箇萬丈深淺地穴，只見穴內刮刺刺一聲響亮，那響非同小可，恰似

天摧地塌，岳撼山崩，錢塘江上潮頭浪擁出海門來，泰

幻得好笑

華山頭巨靈神一劈山峯碎，共工奮怒去，盃撞倒了不周山，力士施威飛鎚擊碎了始皇輦，一風撼折千竿竹，十萬軍中半夜雷。

那一聲響亮過處，只見一道黑氣從穴裏滾將起來，掀塌了半箇殿角，那道黑氣直冲到半天裏，空中散作百十道

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眾人喫了一驚，發聲喊都走了，撇下鋤頭鐵鍬，盡從殿內奔將出來，推倒擷翻無數，驚得洪太尉目睜口呆，罔知所措，面色如土，奔到廊下，只見真人向前叫苦不迭。太尉問道：走了的却是甚麼妖魔？那真人言不過數句話，不過一席說出這箇緣由，有分教：一朝皇帝夜眠不穩，晝食忘食，直使宛子城中藏虎豹，蓼兒洼內聚神蛟，畢竟龍虎山真人說出甚麼言語來，且聽下回分解。

評：禳瘟是救世婆心，放魔是顯忠手段，作者千箇首拈出大有深意。

忠義水滸全書

第二回

王教頭私走延安府。九紋龍大鬧史家村。

話說當時住持真人對洪太尉說道太尉不知此殿中當初是祖老天師洞玄真人傳下法符囑付道此殿內鎮鎖着三十六員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共是一百單八箇魔君在裏面上立石碑鑿着龍章鳳篆天符鎮住在此若還放他出世必惱下方生靈如今太尉放他走了怎生是好有詩為證

千古幽扃一旦開

天罡地煞出泉臺

自來無事多生事

本為釀災却惹災

社稷從今雲擾擾

兵戈到處鬧垓垓

高倅姦佞雖堪恨

洪信從今釀禍胎

當時洪太尉聽罷，渾身冷汗，挺顫不住，急急收拾行李，引

了從人下山回京。真人併道衆送官已罷，自回宮內修整

殿宇，豎立石碑，不在話下。再說洪太尉在途中分付從人

教把走妖魔一節，休說與外人知道。恐天子知而見責於

路，無話。星夜回至京師，進得汴梁城，聞人所說天師在東

京禁院做了七晝夜好事，普施符籙，禳救災病，瘟疫盡消，

軍民安泰。天師辭朝，乘鶴駕雲，且回龍虎山去了。洪太尉

次日早朝，見了天子，奏說天師乘鶴駕雲，先到京師，臣等

驛站而來，纔得到此。仁宗准奏，賞賜洪信，復還舊職，亦不

在話下。後來仁宗天子在位共四十二年，晏駕，無有太子，

傳位濮安懿王允讓之子，太祖皇帝約孫，立帝號曰英宗，

在位四年，傳位與太子神宗。神宗在位一十八年，傳位與

太子哲宗。那時天下盡皆太平，四方無事，且說東京開封

府汴梁宣武軍一箇浮浪破落戶子弟，姓高，排行第二，自

小不成家業，只好刺鎗使棒，最是踢得好脚氣毬。京師人

口順不叫高二，却都叫他做高毬。後來發跡，便將氣毬那

字去了毛傍，添作立人，便改作姓高名俅。這人吹彈歌舞，

要曉得  
天子過從  
衆邊臣皆  
傳受此衣

好要曉得

與前忠良  
呼應

高俅也會  
窮棒也會

斷配也會  
為人惜養

招納只仁  
義禮智信

行忠良不  
會皆影對

水滸中人  
網叙來歷

便知其入

開藥舖的  
便知平毒  
識甘苦說  
出教兒之  
法更是一  
種良藥

刺鎗使棒相撲頑耍亦胡亂學詩書詞賦若論仁義禮智  
信行忠良却是不會只在東京城裏城外挈開因挈了一  
箇生鐵王員外兒子使錢每日三瓦兩舍風花雪月被他  
父親開封府裏告了一紙文狀府尹把高俅斷了二十春  
杖迭配出界發放東京城裏人民不許容他在家宿食高  
俅無計奈何只得來淮西臨淮州投遶一箇開賭坊的開  
漢柳大郎名喚柳世權他平生專好惜客養閒人招納四  
方于隔澇漢子高俅投托得柳大郎家一住三年後來哲  
宗天子因拜南郊感得風調雨順放寬恩大赦天下那高  
俅在臨淮州因得了赦宥罪犯思量要回東京這柳世權

却和東京城裏金梁橋下開生藥舖的董將士是親戚寫  
了一封書札收拾些人事盤纏資發高俅回東京投遶董  
將士家過活當時高俅辭了柳大郎背上包裹離了臨淮  
州迤邐回到東京逕來金梁橋下董生藥家下了這封書  
董將士一見高俅看了柳世權來書自肚裏尋思道這高  
俅我家如何安着得他若是箇志誠老實的人可以容他  
在家出入也教孩兒們學些好他却是一箇挈閒的破落戶  
沒信行的人亦且當初有過犯來被斷配的人舊性必不  
肯改若留住在家中倒惹得孩兒們不學好了待不收留  
他又撒不過柳大郎面皮當時只得權且歡天喜地相留



潮漸近貴  
柯等步驟

在家宿歇每日酒食管待住了十數日董將士思量出一箇路數將出一套衣服寫了一封書簡對高俅說道小人家下螢火之光照人不亮恐後悞了足下我轉薦足下與小蘇學士處久後也得箇出身足下意內如何高俅大喜謝了董將士董將士使箇人將着書簡引領高俅逕到學士府內門吏轉報小蘇學士出來見了高俅看了來書知道高俅原是幫閒浮浪的人心下想道我這裏如何安着得他不如做箇人情薦他去駙馬王管卿府裏做箇親隨人都喚他做小王都太尉他便喜歡這樣的人當時回了董將士書札留高俅在府裏住了一夜次日寫了一封書

呈使箇幹人送高俅去那小王都太尉處這太尉乃是哲宗皇帝妹夫神宗皇帝的駙馬他喜愛風流人物正用這樣的人一見小蘇學士差人持書送這高俅來拜見了便喜隨卽寫回書收畱高俅在府內做個親隨自此高俅遭際在王都尉府中出入如同家人一般自古道日遠日疎日親日近忽一日小王都太尉慶誕生辰分付府中安排筵宴專請小舅端王這端王乃是神宗天子第十一子哲宗皇帝御弟見掌東駕排號九大王是箇聰明俊俏人物這浮浪子弟門風摯閒之事無一般不曉無一般不會更無一般不愛卽如琴棋書畫無所不通踢毬打彈品竹調

神說端王  
不事便見  
與高俅合  
相

絲吹彈歌舞自不必說當日王都尉府中准備筵宴水陸俱備但見

香焚寶鼎花插金瓶仙音院競奏新聲教坊司頻送妙藝水晶壺內盡都是紫府瓊漿琥珀杯中滿泛著瑤池玉液玳瑁盤堆仙桃異果玻璃碗供熊掌駝蹄鱗鱗膾切銀絲細細茶烹玉蘂紅裙舞女盡隨着象板鸞簫翠袖歌姬簇捧定龍笙鳳管兩行珠翠立階前一派笙歌臨座上

因說這端王來王都尉府中赴宴都尉設席請端王居中坐定太尉對席相陪酒進數杯食供兩套那端王起身淨

看玩古董的形狀性情俱入活現

手偶來書院裏少歇猛見書案上一對兒半指玉碾成的

鎮紙獅子極是做得好細巧玲瓏端王拿起獅子不落手

看了一回道好王都尉見端王心愛便說道再有一箇玉

龍筆架也是這箇匠人一手做的却不在手頭明日取來

一併相送端王大喜道深謝厚意想那筆架必是更妙王

都尉道明日取出來送至宮中便見端王又謝了兩箇依

舊入席飲宴至暮盡醉方散端王相別回宮去了次日小

王都太尉取出玉龍筆架和兩箇鎮紙玉獅子着一箇小

金盒子盛了用黃羅包袱包了寫了一封書呈却使高俅

送去高俅領了王都尉鈞旨將着兩般玉玩器懷中揣了

并送一件活物

不惟寫出  
踢毬腔板  
且以此二  
句在腰繫  
足穿之間  
更見行文  
之妙

書呈逕投端王宮中來。把門官吏轉報與院公。沒多時。院公出來問你是那箇府裏來的人。高俅施禮罷。答道：小人。是王駙馬府中。特送玉玩器來進大王院。院公道：殿下在庭心裏。和小黃門踢氣毬。你自過去。高俅道：相煩引進院公。引到庭前。高俅看時。見端王頭戴軟紗唐巾。身穿紫繡龍袍。腰繫文武雙穗條把繡龍袍前襟拽扎起。揣在繚兒邊。足穿一雙嵌金線飛鳳靴。三五箇小黃門相伴着蹴氣毬。高俅不敢過去。衝撞。立在從人背後伺候。也是高俅合當發跡。時運到來。那箇氣毬騰地起來。端王接箇不着。向人叢裏直滾到。高俅身邊。那高俅見氣毬來。也是一時的膽

量。使箇鴛鴦拐踢。還端王。端王見了大喜。便問道：你是甚人。高俅向前跪下。道：小的是王都尉親隨。受東人使令。齎送兩般玉玩器來進獻大王。有書呈在此。拜上端王聽罷。笑道：姐夫直如此掛心。高俅取出書呈進上。端王開盒子看了玩器。都遞與堂候官收了去。那端王且不理玉玩器。下落。却先問高俅道：你這來會踢氣毬。你喚做甚麼。高俅叉手跪覆道：小的叫做高俅。胡踢得幾鞦。端王道：好。你便下場來踢一回。要。高俅拜道：小的是何等樣人。敢與恩王下脚。端王道：這是齊雲社。名爲天下圓。但踢何傷。高俅再拜道：怎敢。三回五次告辭。端王定要他踢。高俅只得叩頭。

謝罪解膝下場纔踢幾脚端王喝采高俅只得把平生本  
事都使出來奉承端王那身分模樣這氣毬一似鯁膠粘  
在身上的端王大喜那裏肯放高俅回府去就留在宮中  
過了一夜次日排箇筵會專請王都尉宮中赴宴却說王  
都尉當日晚不見高俅回來正疑思間只見次日門子報  
道九大王差人來傳令旨請太尉到宮中赴宴王都尉出  
來見了幹人看了令旨隨即上馬來到九王府前下馬  
入宮來見了端王端王大喜稱謝兩般玉玩器人席飲宴  
間端王說道這高俅踢得兩脚好氣毬孤欲索此人做親  
隨如何王都尉答道殿下既用此人就留在宮中伏侍殿

下端王歡喜執杯相謝二人又閒話一回至晚席散王都  
尉自回駙馬府去不在話下且說端王自從索得高俅做  
伴之後就留在宮中宿食高俅自此遭際端王每日跟着  
寸步不離未及兩箇月哲宗皇帝晏駕無有太子文武百  
官商議冊立端王爲天子立帝號曰徽宗便是玉清教主  
微妙道君皇帝登基之後一向無事忽一日與高俅道朕  
欲要擡舉你但有邊功方可陞遷先教樞密院與你入名  
只是做隨駕遷轉的人後來沒半年之間直擡舉高俅做  
到殿帥府太尉職事正是

不拘貴賤齊雲社

一味模稜天下圓

邊功濫叙  
私恩驟遷  
千古回斲

擡舉高休毬氣力

全憑手脚會當權

高休是忌  
藥王進是  
引藥却從  
此兩人說  
起此用逆  
法用離法  
文字來龍  
震為靈妙

且說高休得做了殿帥府太尉選揀吉日良辰去殿帥府裏到任所有一應合屬公吏衙將都軍禁軍馬步人等盡來參拜各呈手本開報花名高殿帥一點過於內只欠一名八十萬禁軍教頭王進半月之前已有病狀在官患病未痊不曾入衙門管事高殿帥大怒喝道胡說既有手本呈來却不是那厮抗拒官府搪塞下官此人卽係推病在家快與我拿來隨卽差人到王進家來捉拿王進且說這王進却無妻子只有一箇老母年已六旬之上牌頭與教頭王進說道如今高殿帥新來上任點你不着軍正司

稟說染患在家見有病患狀在官高殿帥焦躁那裏肯信定要拿你只道是教頭詐病在家教頭只得去走一遭若還不去定連累小人了王進聽罷只得捱着病來進得殿帥府前參見太尉拜了四拜躬身唱箇喏起來立在一邊高毬道你那厮便是都軍教頭王昇的兒子王進稟道小人便是高休喝道這厮你爺是街市上使花棒賣藥的你省的甚麼武藝前官沒眼參你做箇教頭如何敢小覷我不伏俺點視你托誰的勢要推病在家安閒快樂王進告道小人怎敢其實患病未痊高太尉罵道賊配軍你旣害病如何來得王進又告道太尉呼喚安敢不來高殿帥大

小人開口  
便是托勢  
因自家慣  
托勢故也

怒喝令左右拿下加力與我打這廝衆多牙將都是和王進好的只得與軍正司同告道今日是太尉上任好日頭權免此人這一次高太尉喝道你這賊配軍且看衆將之面饒恕你今日明日却和你理會王進謝罪罷起來擡頭看了認得是高俅出得衙門歎口氣道俺的性命今番難保了俺道是甚麼高殿帥却原來正是東京擘開的圓社高二比先時曾學使棒被我父親一棒打翻三四箇月將息不起有此之讐他今日發跡得做殿帥府太尉正待要報讐我不想正屬他管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俺如何與他爭得怎生奈何是好回到家中悶悶不已對娘說知此

事母子二人抱頭而哭娘道我兒三十六着走爲上着只恐沒處走王進道母親說得是兒子尋思也是這般計較只有延安府老種經略相公鎮守邊庭他手下軍官多有會到京師的愛兒子使鎗棒何不逃去投逯他們那裏是用人去處足可安身立命正是

用人之人 人始爲用 恃已自用 人爲人送  
彼處得賢 此間失重 若驅若引 可惜可痛

當下娘兒兩箇商議定了其母又道我兒和你要私走只恐門前兩箇牌軍是殿帥府撥來伏侍你的他若得知須走不脫王進道不妨母親放心兒子自有道理措置他當

下日晚未昏王進先叫張牌入來分付道你先喫了些晚飯我使你一處去幹事張牌道教頭使小人那裏去王進道我因前日病患許下酸棗門外嶽廟裏香願明日早要去燒炷頭香你可今晚先去分付廟祝教他來日早些開廟門等我來燒炷頭香就要三牲獻劉李王你就廟裏歇了等我張牌答應先喫了晚飯斗了安置望廟中去了當夜子母二人收拾了行李衣服纏軟銀兩做一擔兒打夾了又裝兩箇料袋袱駝拴在馬上的等到五更天色未明王進教起李牌分付道你與我將這些銀兩去嶽廟裏和張牌買箇三牲煮熟在那裏等候我買些紙燭隨後便來

李牌將銀子望廟中去了王進自去備了馬牽出後槽將料袋袱駝搭上把索子拴縛牢了牽在後門外扶娘上了馬家中麤重都棄了鎖上前後門挑了擔兒跟在馬後趁五更天色未明乘勢出了西華門取路望延安府來且說兩箇牌軍買了福物煮熟在廟等到巳牌也不見來李牌心焦走回到家尋時見鎖了門兩頭無路尋了半日竝無有人看看待晚嶽廟裏張牌疑忌一直逡回家來又和李牌尋了一黃昏看看黑了兩箇見他當夜不歸又不見了他老娘次日兩箇牌軍又去他親戚之家訪問亦無尋處兩箇恐怕連累只得去殿帥府首告王教頭棄家在逃

子母不知去向。高太尉見告，大怒道：「賊配軍在逃，看那厮待走那裏去。」隨即押下文書，行與諸州各府捉拿逃軍。王進、二人首告，免其罪責，不在話下。且說王教頭母子二人自離了東京，在路免不得饑餐渴飲，夜住曉行。在路上，一月有餘。忽一日，天色將晚，王進挑着擔兒，跟在娘的馬後，口裏與母親說道：「天可憐見，慚愧了。我子母兩箇脫了這天羅地網之厄，此去延安府不遠了。」高太尉便要差人拿我也拿不着了。子母兩箇歡喜，在路上不覺錯過了宿頭，走了這一晚，不遇着一處村坊，那裏去投宿是好。正沒理會處，只見遠遠地林子裏閃出一道燈光來，王進看了道：

好了，遮莫去那裏，陪箇小心，借宿一宵。明日早行。當時轉入林子裏來看時，却是一所大莊院，一週遭都是土墻，牆外却有二三百株大柳樹，看那莊院，但見

前通官道，後靠溪岡，一週遭青縷如烟，四下裏綠陰似染。轉屋角，牛羊滿地；打麥場，鶯鴨成羣。田園廣野，負偏莊客有千人家，眷軒昂，女使兒童，難計數。正是家有餘糧，雞犬飽，戶多書籍子孫賢。

當時王教頭來到莊前，敲門多時，只見一箇莊客出來，王進放下擔兒，與他施禮。莊客道：「來俺莊上有甚事？」王進答道：「實不相瞞，小人母子二人，貪行了些路程，錯過了宿店。」



來到這裏前不巴村後不巴店欲投貴莊借宿一宵明日  
 早行依例拜納房金萬望週全方便莊客道既是如此且  
 等一等待我去問莊主太公肯時但歇不妨王進又道大  
 哥方便莊客入去多時出來說道莊主太公教你兩箇入  
 來王進請娘下了馬王進挑着擔兒就牽了馬隨莊客到  
 裏面打麥場上歇下擔兒把馬拴在柳樹上子母兩箇直  
 到草堂上來見太公那太公年近六旬之上鬚髮皆白頭  
 戴遮塵煖帽身穿直縫寬衫腰繫皂絲絛足穿熟皮靴王  
 進見了便拜太公連忙道客人休拜你們是行路的人辛  
 苦風霜且坐一坐王進母子兩箇敘禮能都坐定太公問

王進道  
 苦口

道你們是那裏來如何昏曉到此王進答道小人姓張原  
 是京師人今來消折了本錢無可公用要去延安府投奔  
 親眷不想今日路上貪行了些程途錯過了宿店欲投貴  
 莊假宿一宵來日早行房金依例拜納太公道不妨如今  
 世上人那箇頂着房屋走哩你母子二位敢未打火叫莊  
 客安排飯來沒多時就廳上放開條桌子莊客托出一桶  
 盤四樣菜蔬一盤牛肉鋪放桌上先盪酒來篩下太公道  
 村落中無甚相待休得見恹王進起身謝道小人子母無  
 故相擾此恩難報太公道休這般說且請喫酒一面勸了  
 五七杯酒搬出飯來二人喫了收拾碗碟太公起身引王

進子母到客房裏安歇，王進告道：小人母親騎的頭口，相煩寄養草料，望乞應付，一併拜酬。太公道：這箇亦不妨。我家也有頭口驃馬，教莊客牽出後槽，一發喂養。王進謝了。挑那擔兒到客房裏來，莊客點上燈火，一面提湯來洗了脚。太公自回裏面去了。王進子母二人謝了莊客，掩上房門，收拾歇息。次日睡到天曉，不見起來，莊主太公來到客房前，過聽得王進子母在房中聲喚。太公問道：客官天曉好起了。王進聽得慌忙出房來，見太公施禮，說道：小人起多時了，夜來多多攪擾，甚是不當。太公問道：誰人如此聲喚？王進道：實不相瞞。太公說：老母鞍馬勞倦，昨夜心疼，病發。太公道：既然如此，客人休要煩惱，教你老母且在老夫莊上住幾日。我有箇醫心疼的方，叫莊客去縣裏撮藥來，與你老母親喫，教他放心。慢慢地將息。王進謝了，話休絮繁。自此王進子母兩箇在太公莊上服藥，住了五七日，覺道母親病患痊了。王進收拾要行，當日因來後槽看馬，只見空地上，一箇後生脫膊着，刺着一身青龍銀盤，也似一箇面皮，約有十八九歲，拿條棒在那裏使。王進看了半晌，不覺失口道：這棒也使得好了，只是有破綻，贏不得真好。漢那後生聽得大怒，喝道：你是甚麼人，敢來笑話我的本事。俺經了七八箇有名的師父，我不信倒不如你，你敢和

真有本領  
不妨目任

有此運氣  
不肯死心  
人

我叔一叔麼說猶未了，太公到來，喝那後生不得無禮。那後生道：「耐耐這廝笑話，我的棒法，太公道客人莫不會使。鎗棒，王進道：『頗曉得些，敢問長上，這後生是宅上何人？』太公道是：『老漢的兒子。』王進道：『既然是宅內小官人，若愛學時，小人點撥他端正如何？』太公道：『恁地時，十分好，便教那後生來拜師父。』那後生那裏肯拜，心中越怒道：『阿爹，休聽這廝胡說，若喫他贏得我這條棒時，我便拜他為師。』王進道：『小官人，若是不當村時，較量一棒，耍子。』那後生就空地當中，把一條棒，使得風車見似轉，向王進道：『你來，你來，怕的不算好漢。』王進只是笑，不肯動手。太公道：『客官，既是肯教小頑時，使一棒何妨？』王進笑道：『恐衝撞了令郎，時須不好看。』太公道：『這箇不妨，若是打折了手脚，也是他自作自受。』王進道：『恕無禮，去。』鎗架上拿了一條棒，在手裏，來到空地上，使箇旗鼓。那後生看了一看，拿條棒，滾將入來，逕遶王進。王進托地拖了棒，便走。那後生輪着棒，又趕入來。王進回身，把棒望空地裏劈將下來。那後生見棒劈來，用棒來隔。王進却不打下來，將棒一掣，却望後生懷裏直搠將來。只一繳，那後生的棒丟在一邊，撲地望後倒了。王進連忙撇了棒，向前扶住道：『休恁，休恁。』那後生爬將起來，便去傍邊掇條凳子，納王進坐，便拜道：『我在自經了許多師家。』

原來不值半分師父。沒奈何，只得請教王進道：我母子二人連日在此攬擾宅上，無恩可報，當以効力。太公大喜，教那後生穿了衣裳，一同來後堂坐下，叫莊客殺一箇羊，安排了酒食果品之類，就請王進的母親一同赴席。四箇人坐定，一面把盞。太公起身勸了一杯酒，說道：師父如此高強，必是箇教頭。小兒有眼不識泰山，王進笑道：奸不厮欺，俏不厮瞞。小人不姓張，俺是東京八十万禁軍教頭王進的，便是。這鎗棒終日搏弄，為因新任一箇高太尉原被先父打翻，今做殿帥府太尉，懷挾舊讐，要奈何王進。小人不合屬他所管，和他爭不得，只得子母二人逃上延安府去。

彼此感激  
于孝義  
根本

投托老种經畧相公處，勾當不想來到這裏，得遇長上父子二位，如此看待，又蒙救了老母病患，連日管顧，甚是不當。既然令郎肯學時，小人一力奉教，只是令郎學約都是花棒，只好看，上陣無用。小人從新點撥他，太公見說了，便道：我兒可知輸了，快來再拜師父。那後生又拜了王進，正是

好為師，患負虛名，心服應難以力爭。  
只有胸中真本事，能令頑劣拜先生。

太公道：教頭在上，老漢祖居在這華陰縣界前面，便是少華山。這村便喚做史家村，村中總有三四百家，都姓史。老

漢的兒子從小不務農業，只愛刺鎗使棒。母親說他不得  
嘔氣死了。老漢只得隨他，性子不知使了多少錢財，投師  
父教他。又請高手匠人，與他刺了這身花繡，肩臂胸膛總  
有九條龍，滿縣人口順都叫他做九紋龍。史進教頭今日  
既到這裏，一發成全了他，亦好。老漢曰：當重重酬謝王進。  
大喜道：太公放心，既然如此說時，小人一發教了。令郎方  
去，自當日爲始，喫了酒食，留住王進教頭母子二人在莊上。  
史進每日求王進教頭點撥十八般武藝，一一從頭指教。那  
十八般武藝：

矛、鎚、弓、弩、銃

鞭、簡、劍、鏈、搥

斧、鉞、并、戈、戟

牌、棒、與、鎗、松

話說這史進每日在莊上管待王進教頭母子二人，指教武  
藝。史太公自去華陰縣中承當里正，不在話下。不覺荏苒  
光陰，早過半年之上。正是窗外日光彈指過，席間花影坐  
前移。一杯未進笙歌送，階下辰牌又報時。前後得半年之  
上，史進打這十八般武藝，從新學得十分精熟。多得王進  
盡心指教，點撥得件件都有奧妙。王進見他學得精熟了，  
自思在此雖好，只是不了。一日想起來，相辭要上延安府  
去。史進那裏肯放，說道：師父只在此間過了，小弟奉養你  
母子二人，以終天年。多少是好。王進道：賢弟多蒙你好心，

在此十分之好，只恐高太尉追捕到來，負累了你，不當穩便。以此兩難，我一心要去延安府投着在老種經畧處勾當，那裏是鎮守邊庭用人之際，足可安身立命。史進并太公苦留不住，只得安排一箇筵席送行，托出一盤兩箇段子，一百兩花銀謝師。次日王進收拾了擔兒，備了馬子，母子二人相辭。史太公史進請娘乘了馬，望延安府路途進發。史進叫莊客挑了擔兒，親送十里之程，心中難捨。史進當時拜別了師父，灑淚分手，和莊客自回。王教頭依舊自挑了擔兒，跟着馬和娘兩箇自取關西路里去了。話中不說王進去投軍役，只說史進回到莊上，每日只是打熬氣力。

天下無難

情的好漢

丈夫自有

風亦酒維

亦且壯年，又沒老小，半夜三更起來演習武藝，白日裏只在莊後射弓走馬。不到半載之間，史進父親太公染病患證，數日不起。史進使人遠近請醫士看治，不能痊可。嗚呼哀哉！太公歿了，史進一面備棺槨盛殮，請僧修設好事，追齋理七薦拔太公，又請道士建立齋醮，超度生天，整整做了十數壇好事，功果道場，選了吉日良時，出柩安葬。滿村中三四百史家莊戶，都來送送，柩葬在村西山上祖墳內了。史進家自此無人營業，史進又不肯務農，只要尋人使家生，較量鎗棒。自史太公死後，又早過了三四月日，時當六月中旬，炎天正熱，那一日史進無可消遣，捉箇交

後尋小開  
淡處生出  
目末情  
雲頭

床坐在打麥場邊柳陰樹下乘涼對面松林透過風來史進喝采道好涼風正乘涼哩只見一箇人探頭探腦在那裏張望史進喝道作怪誰在那裏張俺莊上史進跳起身來轉過樹背後打一看時認得是獵戶標兔李吉史進喝道李吉張我莊內做甚麼莫不來相脚頭李吉向前聲喏道大郎小人要尋莊上矮丘乙郎喫碗酒因見大郎在此乘涼不敢過來衝撞史進道我且問你往常時你只是擔些野味來我莊上賣我又不會虧了你如何一向不將來賣與我敢是欺負我沒錢李吉答道小人怎敢一向沒有野味以此不敢來史進道胡說偌大一箇少華山怎地

闊不信沒有箇獐兒兔兒李吉道大郎原來不知如今近日上面添了一夥強人扎下箇山寨在上面聚集着五七百箇小嘍囉有百十匹好馬爲頭那箇大王喚做神機軍師朱武第二箇喚做跳淵虎陳達第三箇喚做白花蛇楊春這三箇爲頭打家劫舍華陰縣裏禁他不得出三千貫賞錢召人拿他誰敢上去惹他因此上小人們不敢上山打捕野味那討來賣史進道我也聽得說有強人不想那厮們如此大弄必然要惱人李吉你今後有野味時尋些來李吉唱箇喏自去了史進歸到廳前尋思這厮們大弄必要來薙惱村坊既然如此使叫莊客揀兩頭肥水牛來

更我分付  
李吉一句  
極淡極直  
妙對面說  
若真是史

料得到備  
得密制大  
敵者不過  
如是

殺了莊內自有造下的好酒先燒了一陌順溜紙便叫莊  
客去請這當村裏三四百史家莊戶都到家中草堂上序  
齒坐下教莊客一面把盞勸酒史進對衆人說道我聽得  
少華山上有三箇強人聚集着五七百小嘍囉打家劫舍  
這廝們既然大弄必然早晚要來俺村中囉噪我今特請  
你衆人來商議倘若那廝們來時各家準備我莊上打起  
榔子你衆人可各執鎗棒前來救應你各家有事亦是如  
此遞相救護共保村坊如若強人自來都是我來理會衆  
人道我等村農只靠大郎做主榔子響時誰敢不來當晚  
衆人謝酒各自分散回家準備器械自此史進修整門戶

精垣安排莊院設立幾處榔子松策衣甲整頓刀馬隄防  
賊寇不在話下且說少華山寨中三箇頭領坐定商議爲  
頭的神機軍師朱武那人原是定遠人氏能使兩口雙刀  
雖無十分本事却精通陣法廣有謀畧有八句詩單道朱  
武好處

道服裁棕葉  
雲冠剪鹿皮  
臉紅雙眼俊  
面白細髻垂  
陣法方諸葛  
陰謀勝范蠡

華山誰第一  
朱武號神機

第二箇好漢姓陳名逵原是鄴城人氏使一條出白點鏢  
鏢亦有詩讚道



力健聲雄性麤鹵

丈二長鎗撒如雨

鄴中豪傑霸華陰

陳逵人稱跳澗虎

第三箇好漢姓楊名春蒲州解良縣人氏使一口大捍刀亦有詩讚道

腰長臂瘦力堪誇

到處刀鋒亂撒花

鼎立華山真好漢

江湖名播白花蛇

朱武當與陳逵楊春說道如今我聽知華陰縣裏出三千貫賞錢召人捉我們誠恐來時要與他廝殺只是山寨錢糧欠少如何不去劫擄些來以供山寨之用聚積些糧食在寨裏防備官軍來時好和他打熬跳澗虎陳逵道說得

是如今便去華陰縣裏先問他借糧看他如何白花蛇

春道不要華陰縣去未、便、反、史、進、好、只去蒲城縣萬無一失陳逵道蒲城

縣人戶稀少錢糧不多不如只打華陰縣那裏人民豐富

錢糧廣有楊春道哥哥不知若去打華陰縣時須從史家

村過那箇九紋龍史進是箇大蟲不可去撩撥他他如何

肯放我們過去陳逵道兄弟好懦弱一箇村坊過去不得

怎地敢抵敵官軍楊春道哥哥不可小覷了他那人端的

了得朱武道我也曾聞他十分英雄說這人真有一本事兄

弟休去罷陳逵叫將起來說道你兩箇閉了鳥嘴長別人

志氣滅自己威風他只是一箇人須不三頭六臂我不信

喝叫小嘍囉快備我的馬來。如今無去先打史家莊。後取華陰縣。朱武湯春再三諫勸陳達那裏肯聽。隨即便掛上馬。點了一百四五十小嘍囉。鳴鑼擺鼓下山。望史家村去了。且說史進正在莊內整製刀馬。只見莊客報知此事。史進聽得就莊上敲起梆子來。那莊前莊後莊東莊西。二四百史家莊戶聽得梆子響。都拖鎗提棒聚起三四百人。一齊都到史家莊上。看了史進頭戴一字巾。身披朱紅甲。上穿青錦襖。下着抹綠靴。腰繫皮賭。蔣前後鐵搭心。一張弓。一壺箭。手裏拿一把三尖兩刃四竅八環刀。莊客牽過那匹火炭赤馬。史進上了馬。跨了刀。前面擺着三四十壯健

的莊客後面列着八九十村蠢的鄉夫。各史家莊戶都跟在後頭。一齊納喊直到村北路口。那少華山陳達引了人馬。飛奔到山坡下。便將小嘍囉擺開。史進看時。見陳達頭戴乾紅凹面巾。身披裏金生鐵甲。上穿一領紅衲襖。脚穿一對吊墩靴。腰繫七尺攢線搭膊。坐騎一匹高頭白馬。手中橫着丈八點鋼矛。小嘍囉兩勢下納喊。二員將就馬上相見。陳達在馬上看着史進。欠身施禮。史進喝道。汝等殺人放火。打家劫舍。犯着迷天大罪。都是該死的人。你也須有耳袋。好大膽。直來太歲頭上動土。陳達在馬上答道。俺山寨裏欠少此三糧食。欲往華陰縣借糧。經由貴莊。假一條

路、並不敢動一根草、可放我們過去、回來自當拜謝史進道、胡說、俺家見當里正、正要來拿你、這夥賊、今日到來、經由我村中過、却不拿你、割放你過去、本縣知道、須連累於我、陳逵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相煩借一條路、史進道、甚麼閒話、我便肯時、有一箇不肯、你問得他肯、便去、陳逵道、好漢教我問誰、史進道、你問得我手裏、這口刀、肯便放你去、陳逵大怒道、趕人不要趕上、休得要逞精神、史進也怒、輪手中刀、驟坐下馬來、戰陳逵、陳逵也拍馬挺鎗來迎、史進、兩箇交馬、但見

一來一往、一上一下、一來一往、有如深水戲珠龍、一上

一下、却似半巖爭食虎、九紋龍忿怒、三尖刀只望頂門、飛跳澗虎生噴、丈八矛不離心坎、刺好手中、間送好手、紅心裏面奪紅心

史進陳逵兩箇鬪了多時、史進賣箇破綻、讓陳逵把鎗望心窩裏、搠來、史進却把腰一閃、陳逵和鎗、顛入懷裏來、史進輕輕、舒猿臂、款紐狼腰、只一挾、把陳逵輕輕、摘離了、嵌花鞍、款款、揪住了、線胳膊、只一丟、丟落地、那匹戰馬、撥風也、以去了、史進叫莊客、將陳逵、綁縛了、衆人把小、嘍囉一起、都走了、史進回到莊上、將陳逵、綁在庭心、內柱上、等待一發、拿了、那兩箇賊首、一併解官、請賞、且把酒來、賞了衆人、

有楊春主  
說之說方  
顯朱武知  
彼知已是  
個神機軍  
師

教且權散眾人喝采不枉了史大郎如此豪傑休說眾人  
歡喜飲酒却說朱武楊春兩箇正在寨裏猜疑捉摸不定  
且教小嘍囉再去探聽消息只見回去的人牽着空馬奔  
到山前只叫道苦也陳家哥哥不聽二位哥哥所說送了  
性命朱武問其緣故小嘍囉備說交鋒一節怎當史進英  
雄朱武道我的言語不聽果有此禍楊春道我們盡救都  
去與他死併如何朱武道亦是不可他尚自輸了你如何  
併得他過我有一條苦計若救他不得我和你都休楊春  
問道如何苦計朱武附耳低言說道只除恁地楊春道好  
計我和你便去事不宜遲再說史進正在莊上忿怒未消

朱武亦是  
真義氣不  
止苦計  
下馬問如  
何說已氣  
平義動矣

慶烈動情  
爾之未有  
不心軟者

只見莊客飛報道山寨裏朱武楊春自來了史進道這厮  
合休我教他兩箇一發解官快牽馬過來一面打起梆子  
眾人卓都到來史進上了馬正待出莊門只見朱武楊春  
步行已到莊前兩箇雙雙跪下擎着兩眼淚史進下馬來  
喝道你兩箇跪下如何說朱武哭道小人等三箇累被官  
已消却角官情賞四字  
司逼迫不得已上山落草當初發願道不求同日生只願  
同日死雖不及關張劉備的義氣其心則同今日小弟陳  
逢不聽好言誤犯虎威已被英雄擒捉在貴莊無計懇求  
今來一逕就死望英雄將我三人一發解官請賞誓不皺  
眉我等就英雄手內請死竝無怨心史進聽了尋思道他

說○出○城○源

看此二語  
出史進心  
至極緊極  
動  
史進一步  
又氣愈深

們直。恁。義。氣。我。若。拿。他。去。解。官。請。賞。時。反。教。天。下。好。漢。們。  
耻。笑。我。不。英。雄。自。古。道。大。蟲。不。喫。伏。肉。史。進。便。道。你。兩。箇。  
且。跟。我。進。來。朱。武。揚。春。竝。無。懼。怯。隨。了。史。進。直。到。後。廳。前。  
跪。下。又。教。史。進。綁。縛。史。進。三。回。五。次。叫。起。來。他。兩。箇。那。裏。  
肯。起。來。惺。惺。惜。惺。好。漢。識。好。漢。史。進。道。你。們。既。然。如。此。  
義。氣。深。重。我。若。送。了。你。們。不。是。好。漢。我。放。陳。達。還。你。如。何。  
朱。武。道。休。得。連。累。了。英。雄。不。當。穩。便。寧。可。把。我。們。去。解。官。  
請。賞。史。進。道。如。何。使。得。你。肯。喫。我。酒。食。麼。朱。武。道。一。死。尚。  
然。不。懼。何。況。酒。肉。乎。有。詩。為。證。

姓名各異死上同

慷慨偏多計較空

只為衣冠無義俠

遂令草澤見奇雄

當時史進大喜。解放陳達。就後廳上座。置酒設席。管待三。  
人。朱武揚春陳達拜謝大恩。酒至數杯。少添春色。酒罷。三。  
人謝了史進。回山去了。史進送出莊門。自回莊上。却說朱。  
武等三人歸到寨中。坐下。朱武道。我們不是這條苦計。怎。  
得性命在此。雖然救了一人。却也難得史進為義氣上放。  
了我們。過幾日。備些三禮物送去。謝他救命之恩。話休絮繁。  
過了十數日。朱武等三人收拾得三十兩蒜條金。使兩箇。  
小嘍囉。乘月黑夜送去。史家莊上。當夜初更時分。小嘍囉。  
敲門。莊客報知史進。史進火急披衣來到莊前。問小嘍囉。

英雄俠烈  
與廉潔樣  
守者不同  
直受金珠  
無傷忠義  
不受一文  
而不能生  
人殺人者  
世亦何用  
若人乎

有甚話說小嘍囉道三箇頭領再三拜覆特地使小校進  
些薄禮酬謝大郎不殺之恩不要推却望乞笑留取出金  
子遞與史進初時推却次後尋思道既然好意送來受之  
爲當叫莊客置酒管待小校喫了半夜酒把些零碎銀兩  
賞了小校回山去了又過半月有餘朱武等三人在寨中  
商議擄掠得一串好大珠子又使小嘍囉連夜送來史家  
莊上史進受了不在話下又過了半月史進尋思道也難  
得這三箇敬重我也備些禮物回奉他次日叫莊客尋  
箇裁縫自去縣裏買了三疋紅錦裁成三領錦襖子又揀  
肥羊煮了三箇將大盒子盛了委兩箇莊客去送史進莊

上有箇爲頭的莊客王四此人頗能答應官府口舌利便  
滿莊人都叫他做賽伯當史進教他同一箇得力莊客挑  
了盒擔直送到山下小嘍囉問了備細引到山寨裏見了  
朱武等三箇頭領大喜受了錦襖子并肥羊酒禮把十兩  
銀子賞了莊客每人喫了十數碗酒下山回歸莊內見了  
史進說道山上頭領多多上覆史進自此常常與朱武等  
三人往來不時間只是王四去山寨裏送物事不則一日  
寨裏頭領也頻頻地使人送金銀來與史進荏苒光陰時  
遇八月中秋到來史進要和三人說話約至十五夜來莊  
上賞月取酒先使莊客王四齎一封請書直去少華山上

請朱武陳逢楊春來莊上赴席王四馳書逕到山寨裏見了三位頭領下了來書朱武看了大喜三箇應允隨即寫封回書賞了王四五兩銀子喫了十來碗酒王四下得山來正撞着時常送物事來的小嘍囉一把抱住那裏肯放又拖去山路邊村酒店裏喫了十數碗酒王四相別了回莊一面走着被山風一吹酒却湧上來浪浪踉踉一步一擷走不得十里之路見座林子透到裏面望着那綠茸茸莎草地上撲地倒了原來標兔李吉正在那山坡下張兔兒認得是史家莊上王四趕入林子裏來扶他那裏扶得動只見王四朦朧裏突出銀子來李吉尋思道這厮醉了

那裏討得許多何不拿他些也是天罡星合當聚會自然生出機會來李吉解那朦朧望地下只一抖那封回書和銀子都抖出來李吉拿起頗識幾字將書折開看時見上面寫着少華山朱武陳逢楊春中間多有兼文帶武的言語却不識得只認得三箇名字李吉道我做獵戶幾時能勾發跡算命道我今年有大財却在這裏華陰縣裏見出三千貫賞錢捕捉他三箇賊人回耐史進那厮前日我去他莊上尋矮丘乙郎他道我來相脚頭躡盤你原來倒和賊人來往銀子并書都拿去了望華陰縣裏來出首却說莊客王四一覺直睡到二更方醒覺來看見月光微微照





飲銀漢露華新

且說少華山上朱武陳逢楊春三箇頭領分付小嘍囉看  
 守寨柵只帶三五箇做伴將了朴刀各跨口腰刀不騎鞍  
 馬步行下山逕來到史家莊上史進接着各敘禮罷請入  
 後園莊內已安排下筵宴史進請三位頭領上坐史進對  
 席相陪便叫莊客把前後莊門拴了一面飲酒莊內莊客  
 輪流把盞一邊割羊勸酒酒至數杯却早東邊推起那輪  
 明月但見

桂花離海嶠雲葉散天衢彩霞照萬里如銀素魄映千  
 山似水影橫曠野驚獨宿之烏鴉光射平湖照雙栖之

鴻鴈冰輪展出三千里玉兔平吞四百州

史進正和三箇頭領在後園飲酒賞翫中秋敘說舊話新  
 言只聽得牆外一聲喊起火把亂明史進大驚跳起身來  
 分付三位賢友且坐待我去看喝叫莊客不要開門掇條  
 梯子上牆打一看時只見是華陰縣尉在馬上引着兩  
 箇都頭帶着三四百士兵圍住莊院史進和三箇頭領只  
 管叫苦外面火把光中照見鋼叉村刀五股叉留客住擺  
 得似麻林一般兩箇都頭口裏叫道不要走了強賊不是  
 這夥人來捉史進并三箇頭領有分教史進先殺了一兩  
 箇人結識了十數箇好漢直使天罡地煞一齊相會直教

看此一回  
 聽掌通部

蘆花深處屯兵士。荷葉陰中泊戰船。畢竟史進與三箇頭領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評 王教頭全身遠害恰似天使他成就一個好徒弟  
九殺龍設備防寇恰似天使他結識三個好漢子

忠義水滸全書

第三回

史大郎夜走華陰縣

魯提轄拳打鎮關西

一連相連  
一連徑  
欲同死愈  
誰愈近朱  
武機深史  
即情執

話說當時史進道却怎生是好朱武等三箇頭領跪下道  
哥哥你是乾淨的人休爲我等連累了大郎可把索來綁  
縛我三箇出去請賞免得負累了你不好看史進道如何  
使得恁地時是我賺你們來捉你請賞枉惹天下人笑我  
若是死時與你們同死活時同活你等起來放心別作圓  
便且等我問箇來歷緣故情由史進上梯子問道你兩箇  
都頭何故半夜三更來劫我莊上那兩箇都頭答道大郎

你兀自賴哩見有原告人李吉在這裏史進喝道李吉你如何說告平人李吉應道我本不知林子裏拾得王四的回書一時間把在縣前看因此事發史進叫王四問道你說無回書如何却又有書王四道便是小人一時醉了忘記了回書史進大喝道畜生却怎生好外面都頭人等懼怕史進了得不敢透入莊裏來捉人三箇頭領把手指道且答應外面史進會意在梯子上叫道你兩箇都頭都不要鬧動權退一步我自綁縛出來解官請賞那兩箇都頭却怕史進只得應道我們都是沒事的等你綁出來同去請賞史進下梯子來到廳前先叫王四帶進後園把來一

三箇頭領

史進

史進

刀殺了喝教許多莊客把莊裏有的沒的細軟等物即便收拾盡教打疊起了一壁點起三四十箇火把莊裏史進和三箇頭領全身披掛鎗架上各人跨了腰刀拏了朴刀拽扎起把莊後草屋點着莊客各自打拴了包裹外面見裏面火起都奔來後面看且說史進就中堂又放起火來大開了莊門納聲喊殺將出來史進當頭朱武楊春在中陳達在後和小嘍囉并莊客一衝一撞指東殺西史進却是箇大蟲那裏攔當得住後面火光亂起殺開條路衝將出來正迎着兩箇都頭并李吉史進見了大怒讐人相見分外眼明兩箇都頭見頭勢不好轉身便走李吉也却待

史進被李  
吉陳達楊  
春殺兩都  
大縣尉走  
脫日應如  
此排當

水滸金書  
回身史進早到手起一朴刀把李吉斬做兩段兩箇都頭  
正待走時陳達楊春趕上一家一朴刀結果了兩箇性命  
縣尉驚得跑馬走回去了衆士兵那裏敢向前各自逃命  
散了不知去向史進引着一行人且殺且走衆官兵不敢  
趕來各自散了史進和朱武陳達楊春并莊客人等都到  
少華山上寨內坐下喘息方定朱武等到寨中忙叫小嘍  
囉一面殺牛宰馬賀喜飲宴不在話下一連過了幾日史  
進尋思一時間要救三人放火燒了莊院雖是有些細軟  
家財、篋重什物盡皆沒了心內躊躇在此不了開言對朱  
武等說道我的師父王教頭在關西經畧府勾當我先要

去尋他只因父親死了不曾去得今來家私莊院廢盡我  
如今要去尋他朱武三人道哥哥休去只在我寨中且過  
幾時又作商議若哥哥不願落草時待平靜了小弟們與  
哥哥重整莊院再作良民史進道雖是你們的好情分只  
是我心去意難留我今去尋師父也要那裏討箇出身來  
半世快樂朱武道哥哥便在此間做箇寨主却不快活只  
恐寨小不堪歇馬史進道我是箇清白好漢如何肯把父  
母遺體來點污了你勸我落草再也休題史進住了幾日  
定要去朱武等苦留不住史進帶去的莊客都留在山寨  
只自收拾了些少碎銀兩打拴一箇包裹餘者多的盡數

說不落草  
定竟落草  
英雄心迹  
別有所明

寄留在山寨史進頭帶白范陽氈大帽上撒一撮紅纓帽  
 兒下裏一頂渾青抓角軟頭巾項上明黃縷帶身穿一領  
 白紵絲兩上領戰袍腰繫一條查五指梅紅攢線搭膊青  
 白間道行纏絞脚襯着踏山透土多耳麻鞋跨一口銅鈸  
 磬口鴈翎刀背上包裹提了朴刀辭別朱武等三人衆多  
 小嘍羅都送下山來朱武等洒淚而別自回山寨去了只  
 說史進提了朴刀離了少華山取路投關西五路望延安  
 府路上來但見

崎嶇山嶺寂寞孤村披雲霧夜宿荒林帶曉月朝登險  
 道落日趨行聞犬吠嚴霜早促聽雞鳴

直接此數  
 句振裏心  
 裏只裏一  
 時俱現更  
 無一毫幫  
 襯牽纏真  
 更遷之筆

史進在路免不得饑食渴飲夜任曉行獨自一箇行了牛  
 月之上來到渭州這裏也有經畧府莫非師父王教頭在  
 這裏史進便入城來看時依然有六街三市只見一箇小  
 小茶坊正在路口史進便入茶坊裏來揀一付坐位坐了  
 茶博士問道客官喫甚茶史進道喫箇泡茶茶博士點箇  
 泡茶放在史進面前史進問道這裏經畧府在何處茶博  
 士道只在前面便是史進道借問經畧府內有箇東京來  
 的教頭王進麼茶博士道這府裏教頭極多有三四箇姓  
 王的不知那箇是王進道猶未了只見一箇大漢大踏步  
 竟人走進茶坊裏來史進看他時是箇軍官模樣怎生結

束但見

頭裹芝麻羅萬字頂頭巾，腦後兩箇大原府紐絲金環，上穿一領鸚哥綠紵絲戰袍，腰繫一條文武雙股鴉青緜，足穿一雙鷹爪皮四縫乾黃靴，生得面圓耳大，鼻直口方，腮邊一部貉獠鬚，身長八尺，腰闊十圍。

那人入到茶坊裏面坐下，茶博士便道：客官要尋王教頭，只問這箇提轄，便都認得史進。忙起身施禮，便道：官人請坐拜茶。那人見了史進，長大魁偉，像條好漢，便來與他施禮。兩箇坐下，史進道：小人大膽，敢問官人高姓大名？那人道：洒家是經畧府提轄，姓魯諱箇達，字敢問阿哥，你姓甚

麼？史進道：小人是華州華陰縣人氏，姓史名進，請問官人。小人有箇師父是東京八十万禁軍教頭，姓王名進，不知在此經畧府中有也。無魯提轄道：阿哥，你莫不是史家村，甚麼九紋龍史大郎？史進拜道：小人便是。魯提轄連忙還禮，說道：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勝似聞名。你要尋王教頭，莫不是在東京，惡了高人尉的王進。史進道：正是那人。魯達道：俺也聞他名字，那箇阿哥不在這裏。洒家聽得說他在延安府老種經畧相公處勾當，俺這渭州却是小種經畧相公鎮守。那人不在這裏，你既是史大郎時，多聞你的好名字。你且和我上街去喫杯酒，魯提轄挽了史進的手，便

名字相知  
親熱乃爾

不影出一  
箇師父來  
瓜皮相生  
且有情致

出茶坊來魯達回頭道茶錢洒家自還你茶博士應道提  
轄但喫不妨只顧去兩箇挽了臄臄出得茶坊來上街行  
得三五十步只見一簇衆人圍住白地上史進道兄長我  
們看一看分開人衆看時中間裏一箇人仗着十來條桿  
棒地上攤着十數箇膏藥一盤子盛着挿把紙標兒在上  
面却原來是江湖上使鎗棒賣藥的史進看了却認的他  
原來是教史進開手的師父叫做打虎將李忠史進就人  
叢中叫道師父多時不見李忠道賢弟如何到這裏魯提  
轄道既是史大郎的師父同和俺去喫三杯李忠道待小  
子賣了膏藥討了回錢一同和提轄去魯達道誰奈煩等

你去便同去李忠道小人的衣飯無計奈何提轄先行小  
人便尋將來賢弟你和提轄先行一步魯達焦躁把那看  
的人一推一交便罵道這厮們挾着屁眼撒開不去的洒  
家便打衆人見是魯提轄一闕都走了李忠見魯達兇猛  
敢怒而不敢言只得陪笑道好急性的人當下收拾了行  
頭藥囊寄頓了鎗棒三箇人轉灣抹角來到州橋之下  
一箇潘家有名的酒店門前挑出望竿掛着酒旆漾在空中  
飄蕩怎見得好座酒肆有詩爲證

風拂烟籠錦旆揚  
太平時節日初長  
能添壯士英雄膽  
善解佳人愁悶腸

三尺曉垂楊柳外 一竿斜插杏花傍

男兒未遂平生志 且樂高歌入醉鄉

三人上到潘家酒樓上，揀箇濟楚閣兒裏坐下。魯提轄坐了主位，李忠對席，史進下首坐了。酒保唱了喏，認得是魯提轄，便道：「提轄官人，打多少酒？」魯達道：「先打四角酒來。」一面鋪下菜蔬果品案酒，又問道：「官人喫甚？」魯達道：「問甚麼？但有只顧賣來。」一發算錢還你。這廝只顧來聒噪，酒保下去，隨即盪酒上來。但是下口肉食，只顧將來擺一卓子。三箇酒至數杯，正說些閑話，較量些鎗法，說得入港，只聽得隔壁閣子裏有人哽哽咽咽啼哭。魯達焦躁，便把碟兒盞兒都丟在樓板上。酒保聽得慌忙上來，看時見魯提轄氣憤憤地，酒保抄手道：「官人要甚東西，分付賣來。」魯達道：「酒家要甚麼？你也須認的。」酒家却恁地教甚麼人在間壁吱吱的哭攪俺弟兄們喫酒？酒家須不曾少了你酒錢。」酒保道：「官人息怒，小人怎敢教人啼哭打攪官人喫酒？這箇哭的是綽酒座兒唱的父子兩人，不知官人們在此喫酒。」一時間自苦了啼哭。魯提轄道：「可是作怪？你與我喚的。」

英雄憤躁  
一腔慈悲  
一出一心  
一與轉念

他來酒保去叫不多時，只見兩箇到來。前面一箇十八九歲的婦人，背後一箇五六十歲的老兒，手裏拿串拍板都來到面前，看那婦人雖無十分的容貌，也有些動人的顏



色但見

鬢鬆雲髻插一枝青玉簪兒。裏娜纖腰繫六幅紅羅裙。子素白舊衫籠雪體。淡黃軟襪襯弓鞋。蛾眉緊蹙汪汪淚。眼落珍珠粉面低垂。細細香肌消玉雪。若非兩病雲愁定是懷憂積恨。

那婦人拭着淚眼向前來。深深的道了三箇萬福。那老兒也都相見了。魯達問道。你兩箇是那裏人家。爲甚啼哭。那婦人便道。官人不知。容奴告稟。奴家是東京人氏。因同父母來這渭州投奔親眷。不想搬移南京去了。母親在客店裏染病身故。子父二人流落在此。生受此間有箇財主。叫

做鎮關西鄭大官人。因見奴家便仗強媒硬保。要奴作妾。誰想寫了三千貫文書虛錢實契。要了奴家身體。未及三箇月。他家大娘子好生利害。將奴趕打出來。不容完聚。着落店主人家。追要原典身錢三千貫。父親懦弱和他爭執不得。他又有錢有勢。當初不曾得他一文。如今那討錢來。還他沒計奈何。父親自小教得奴家些小曲兒。來這裏酒樓上趕座子。每日但得些錢來。將大半還他。留些少。子父們盤纏這兩日酒客稀少。違了他錢限。怕他來討時受他羞耻。子父們想起這苦楚來。無處告訴。因此啼哭。不想誤觸犯了官人。望乞恕罪。高擡貴手。魯提轄又問道。你姓甚。

到此處偏  
不焦躁偏  
音詳細追  
問看英雄  
心腸如此

實係爽利

其爽利的人  
并不以  
賢者待人

麼在那箇客店裏歇那箇鎮關西鄭大官人在那裏住老  
兒答道老漢姓金排行第二孩兒小字翠蓮鄭大官人便  
是此間狀元橋下賣肉的鄭屠綽號鎮關西老漢父子兩  
箇只在前面東門裏魯家客店安下魯達聽了道呸俺只  
道那箇鄭大官人却原來是殺猪的鄭屠這箇腌臢潑才  
投托着俺小神經畧相公門下做箇肉舖戶却原來這等  
欺負人回頭看着李忠史進道你兩箇且在這裏等酒家  
去打死了那厮便來史進李忠抱住勸道哥哥息怒明日  
却理會兩箇三回五次勸得他在魯達又道老兒你來洒  
家與你些盤纏明日便回東京去如何父子兩箇告道若

是能勾得回鄉去時便是重生父母再長爺娘只是店主  
人家如何肯放鄭大官人須着落他要錢魯提轄道這箇  
不妨事俺自有道理便去身邊摸出五兩來銀子放在卓  
上看着史進道洒家今日不曾多帶得些出來你有銀子  
借些與俺洒家明日便送還你史進道直甚麼要哥哥還  
去包裹裏取出一錠十兩銀子放在卓上魯達看着李忠  
道你也借些出來與洒家李忠去身邊摸出二兩來銀子  
魯提轄看了見少便道也是箇不爽利的人魯達只把這  
十五兩銀子與了金老分付道你父子兩箇將去做盤纏  
一面收拾行李俺明日清早來發付你兩箇起身看那箇

店主人敢留你。金老并女兒拜謝去了。曾達把這二兩銀子丟還了李忠。三人再喫了兩角酒。下樓來叫道：「主人家酒錢酒家明日送來還你。」主人家連聲應道：「提轄只顧自去，但喫不妨，只怕提轄不來。」賒三箇人出了潘家酒肆，到街上分手。史進、李忠各自投客店去了。只說曾提轄回到經畧府前下處，到房裏晚飯也不喫，氣憤憤的睡了。主人家又不敢問他。再說金老得了這一十五兩銀子，回到店中安頓了女兒先去城外遠處覓下一輛車兒回來收拾了行李，還了房宿錢，算清了柴米錢，只等來日天明當夜無事，次早五更起來，子父兩箇先打火做飯喫罷，收拾了。

爲人不喫  
晚飯爲人  
起發是向  
寺心腸

天色微明，只見曾提轄大踏步走入店裏來，高聲叫道：「店小二那裏是金老歇處？」小二哥道：「金公提轄在此尋你。」金老開了房門，便道：「提轄官人裏面請坐。」曾達道：「坐甚麼？你去便去，等甚麼？」金老引了女兒挑了担兒，作謝提轄便待出門。店小二攔住道：「金公那裏去？」曾達問道：「他少房錢？」小二道：「小人房錢昨夜都算還了，須欠鄭大官人典身錢。」着落在小人身上看管他哩。曾提轄道：「鄭屠的錢酒家自還他，你放這老兒還鄉去。」那店小二那裏肯放？曾達大怒，揸開五指去那小二臉上只一掌打的那店小二口中吐血，再復一拳打下當門兩箇牙齒。小二扒將起來，一道烟

節節精細  
不則草到  
鄭屠家矣

為人爲徹  
偏不賺

走向店裏去躲了店主人那裏敢出來攔他金老父子兩箇忙忙離了店中出城自去尋昨日覓下的車兒去了且說魯達尋思恐怕店小二趕去攔截他且向店裏掇條凳子坐了兩箇時辰約莫金公去的遠了方纔起身逕投狀元橋來且說鄭屠開着兩間門面兩副肉案懸掛着三五片猪肉鄭屠正在門前櫃身內坐定看那十來箇刀手賣肉魯達走到門前叫聲鄭屠鄭屠看時見是魯提轄慌忙出櫃身來唱喏道提轄恕罪便叫副手掇條凳子來提轄請坐魯達坐下道奉着經畧相公鈞旨要十斤精肉切做臊子不要見半點肥的在上頭鄭屠迫使頭你們快選好

影現入店  
卜二情景  
妙絕

的切十斤去魯提轄道不要那等腌臢厮們動手你自與我切鄭屠道說得是小人自切便了自去肉案上揀了十斤精肉細細切做臊子那店小二把手帕包了頭正來鄭屠家報說金老之事却見魯提轄坐在肉案門邊不敢攔來只得遠遠的立任在房簷下望這鄭屠整整的自切了半箇時辰用荷葉包了道提轄教人送去魯達道送甚麼且任再要十斤都是肥的不要見些精的在上面也要切做臊子鄭屠道却纔精的怕府裏要裏餛飩肥的臊子何用魯達睜着眼道相公鈞旨分付洒家誰敢問他鄭屠道是合用的東西小人切便了又選了十斤實標的肥肉也

如此消遣  
為耐得金  
公的脚跟  
遠亦激得  
鄭屠與拳  
頭近絕好  
作用

肉雨二字  
答而典莽  
趣便生  
李頭雨  
根

細細的切做臊子，把荷葉來包了，整弄了。一早晨却得飯罷時候，那店小二那裏敢過來，連那正要買肉的主顧，也不敢攏來。鄭屠道：「着人與提轄拿了送將府裏去。」魯達道：「再要十斤寸金軟骨，也要細細地剝做臊子，不要見些肉在上面。」鄭屠笑道：「却不是特地來消遣我？」魯達聽罷，跳起身來，拳着那兩包臊子在手裏，睜眼看着鄭屠，說道：「酒家特地要消遣你，把兩包臊子劈面打將去，却似下了一陣的肉雨。」鄭屠大怒，兩條忿起，從腳底下直衝到頂門心頭，那一把無名業火，火焰騰騰的，按納不住，從肉案上搶了一把剔骨尖刀，托地跳將下來，魯提轄早拔步在當街上，眾

鄰舍并十來箇火家，那箇敢向前來勸兩邊過路的人，都立住了脚，和那店小二也驚的呆了。鄭屠右手拿刀，左手便來要揪魯達，被這魯提轄就勢按住左手，趕將入去，望小腹上只一脚，騰地踢倒在當街上。魯達再入一步，踏住胸脯，提起那錯鉢兒，大小拳頭，看着這鄭屠道：「酒家始投老種經畧相公，做到關西五路廉訪使，也不枉了叫做鎮關西。你如何強騙了金翠蓮，撲的只一拳，正打在鼻子上，打得鮮血迸流，鼻子歪在半邊，却便似開了箇油醬鋪，鹹的酸的，辣的一發都滾出來。」鄭屠掙不起來，那把尖刀也丟

莊子寫風  
枚生寫濤  
此寫老拳  
皆文字中  
絕妙畫手

鼻眼耳三  
處以味色  
声形容妙  
正

出門便走  
棹棒隨身  
便是好漢  
子出家手  
段

水滸傳全書  
在一邊口裏只叫打得真好魯達罵道直娘賊還敢應口提  
起拳頭來就眼眶際眉稍只一拳打得眼稜縫裂烏珠迸  
出也似開了箇彩帛鋪的紅的黑的絳的都綻將出來兩  
邊看的人懼怕魯提轄誰敢向前來勸鄭屠當不過討饒  
魯達喝道咄你是箇破落戶若是和俺硬到底洒家倒饒  
了你你如何對俺討饒洒家却不饒你又只一拳太陽上  
正着却似做了一箇全堂水陸的道場磬見鈸見鏡見  
齊響魯達看時只見鄭屠挺在地下口裏只有出的氣沒  
了入的氣動彈不得魯提轄假意道你這厮詐死洒家再  
打只見面皮漸漸的變了魯達尋思道俺只指望痛打這

厮一頓不想三拳真箇打死了他洒家須喫官司又没人  
送飯不如及早撒開拔步便走回頭指着鄭屠屍道你詐  
死洒家和你慢慢理會一頭罵一頭大踏步去了街坊隣  
舍并鄭屠的火家誰敢向前來攔他魯提轄回到下處急  
急捲了些衣服盤纏細軟銀兩但是舊衣履重都弃了提  
了一條齊眉短棒奔出南門一道烟走了且說鄭屠家中  
眾人救了半日不活嗚呼死了老小鄰人逕來州衙告狀  
正直府尹陞廳接了狀子看罷道魯達係是經畧府提轄  
不敢擅自逕來捕捉兇身府尹隨即上轎來到經畧府前  
下了轎子把門軍士入去報知經畧聽得教請到廳上與

府尹施禮罷經畧問道何來府尹稟道好教相公得知府中提轄曾達無故用拳打死市上鄭屠不曾稟過相公不敢擅自捉拿兇身經畧聽說喫了一驚尋思道這魯達雖好武藝只是性格麤鹵今番做出人命事俺如何護得短須教他推問使得經畧回府尹道曾達這人原是我父親老經畧處軍官為因俺這裏無人挈護撥他來做提轄既然犯了人命罪過你可拿他依法度取問如若供招明白擬罪已定也須教我父親知道方可斷決怕日後父親處邊上要這箇人時却不好看府尹稟道下官問了情由合行申稟老經畧相公知道方敢斷遣府尹辭了經畧相公

亦是憐才  
更見老種  
尚能用  
所以  
心動

心投奔

出到府前上了轎回到州衙裏陞廳坐下便喚當日緝捕使臣押下文書捉拿犯人曾達當時王觀察領了公文將帶二十來箇做公的人逕到魯提轄下處只見房主人道却纔拖了些包裹提了短棒出去了小人只道奉着差使又不敢問他王觀察聽了教打開他房門看時只有些舊衣舊裳和些被卧在裏面王觀察就帶了房主人東西四下裏去跟尋州南走到州北捉拿不見王觀察又捉了兩家鄰舍并房主人同到州衙廳上回話道魯提轄懼罪在逃不知去向只拿得房主人并鄰舍在此府尹見說且教監下一面教拘集鄭屠家隣佑人等點了件作行人着仰

急通二字  
有眼始與  
傍文先到  
書兩相應

本地坊官人并坊廂里正再三檢驗已了鄭屠家自備棺木盛殮寄在寺院一面疊成文案一壁差人杖限緝捕兇身原告人保領回家隣佑杖斷有失救應房主人并下處隣舍止得箇不應魯達在逃行開箇海捕急遁的文書各處追捉出賞錢一千貫寫了魯達的年甲貫址形貌到處張掛一千人等踈放聽候鄭屠家親人自去做孝不在話下且說魯達自離了渭州東逃西奔却似

失羣的孤鴈趁月明獨自貼天飛漏網的活魚乘水勢翻身衝浪躍不分遠近豈顧高低心忙撞倒路行人脚快有如臨陣馬

論次幾句  
柯竟衍極  
情切

彈淚處俱  
有暮寫

這魯提轄急急忙忙行過了幾處州府正是逃生不避路到處便為家自古有幾般饑不擇食寒不擇衣慌不擇路貧不擇妻魯達心慌搶路正不知投那裏去的是亦、典、急、遁、追、捕、相、應一迷地行了半月之上在路却走到代州鴈門縣入得城來見這市井鬧熱人烟輳集車馬駢馳一百二十行經商買賣諸物行貨都有端的整齊雖然是箇縣治勝如州府魯提轄正行之間不覺見一簇人衆圍住了十字街口看榜但見

扶肩搭背交頸並頭紛紛不辨賢愚攘攘難分貴賤張三蠢胖不識字只把頭搖李四矮矬看別人也將脚踏白頭老叟盡將拐棒在鬚鬚綠鬚書生却把文房抄款



目行行總是蕭何法。句句俱依律令行。

魯達看見衆人看榜。挨滿在十字路口。也鑽在叢裏聽時。魯達却不識字。只聽得衆人讀道。代州鴈門縣依奉太原府指揮使司。該准渭州文字。捕捉打死鄭屠犯人魯達。卽係經畧府提轄。如有人停藏在家宿食。與犯人同罪。若有捕獲前來。或首告到官。支給賞錢一千貫文。魯提轄正聽到那裏。只聽得背後一箇人大叫道。張大哥。你如何在這裏攔腰抱住。扯離了十字路口。不是這箇人。看見了。橫拖倒拽將去。有分教。魯提轄剃除頭髮。削去髭鬚。倒換過殺人姓名。藉惱殺諸佛羅漢。直教禪杖打開。危險路戒刀。

殺盡不平人。畢竟扯住魯提轄的是甚人。且聽下回分解。

評 陳眉公有云。天上無雷霆。則人間無俠客。鄭屠以虛錢實契。而強占金翠蓮爲妾。此是勢豪長技。若無提轄老拳。幾咎天網之疎。

忠義水滸全書

第四回

趙員外重修文殊院。魯智深大鬧五臺山。

話說當下魯提轄紐過身來看時，拖扯的不是別人，却是

渭州酒樓上救了的金老那老兒，直拖魯達到僻靜處，說

道：恩人你好！大膽見今明明地張掛榜文，出一千貫賞錢

捉你，你緣何却去看榜？若不是老漢遇見時，却不被做公

的拿了榜上，見寫着你年甲貌相貫址，魯達道：酒家不瞞

你說，因為你上，就那日回到狀元橋下，正迎着鄭屠那厮

被酒家三拳打死了，因此上在逃，一到處撞了四五十日

更遇結盜  
家人不復  
這提如何  
魯達却如  
此上緊海  
捕頭見此  
言文字之  
疎亦亦見  
當時政事  
之顛列

不想來到這裏你緣何不回東京去也來到這裏金老道  
恩人在上自從得恩人救了老漢尋得一輛車子本欲要  
回東京去又怕這厮趕來亦無恩人在彼搭救因此不上  
東京去隨路望北來撞見一箇京師古鄰來這裏做買賣  
就帶老漢父子兩口兒到這裏虧殺了他就與老漢女兒  
做媒結交此間一箇大財主趙員外養做外宅衣食豐足  
皆出于恩人我女兒常常對他孤老說提轄大恩那箇員  
外也愛刺鎗使棒常說道怎地得恩人相會一面也好想  
○再○一○句○語○情○深○至  
念如何能勾得見且請恩人到家過幾日却再商議魯提  
轄便和金老行不得半里到門首只見老兒揭起簾子叫

道我兒大恩人在此那女孩兒濃妝艷飾從裏面出來請  
魯達居中坐下插燭也似拜了六拜說道若非恩人垂救  
怎能勾有今日魯達看那女子時另是一般丰韻比前不  
同但見

金釵斜插掩映烏雲翠袖巧裁輕籠瑞雪櫻桃口淺暈  
微紅春筓手半舒嫩玉纖腰孌娜綠羅裙微露金蓮素  
體輕盈紅綉襖偏宜玉體臉堆三月嬌花眉掃初春嫩  
柳香肌撲簌瑤臺月翠鬢籠鬆楚岫雲

那女子拜罷便請魯提轄道恩人上樓去請坐魯達道不  
須生受酒家便要去金老便道恩人既到這裏如何肯放

女父二  
拜法亦  
得頓  
情

教你便去老兒接了桿棒包裹請到樓上坐定老兒分付道我兒陪侍恩人坐坐我去安排飯來魯達道不消多事隨分便好老兒道提轄恩念殺身難報量些粗食薄味何足挂齒女子留住魯達在樓上坐地金老下來叫了家中新討的小廝分付那箇姬孃一面燒着火老兒和這小廝上街來買了些鮮魚嫩雞釀鵝肥鮓時新果子之類歸來一面開酒收拾菜蔬都早擺了搬上樓來春臺上放下三箇盞子三雙筯鋪下菜蔬果子暖飯等物姬孃將銀酒壺盪上酒來女父二人輪番把盞金老倒地便拜魯提轄道老人家如何恁地下禮折殺俺也金老說道恩人聽稟前

日老漢初到這裏為箇紅紙牌兒旦夕一炷香艾女兩箇兀自拜哩今日恩人親身到此如何不拜魯達道却也難得你這片心三人慢慢地飲酒將及天晚只聽得樓下打將起來魯提轄開窗看時只見樓下三二十人各執白木棍棒口裡都叫拿將下來人叢裡一箇人騎在馬上口裡大喝道休教走了這賊魯達見不是頭拿起凳子從樓上打將下來金老連忙搖手叫道都不要動手那老兒搶下樓去直至那騎馬的官人身邊說了幾句言語那官人笑將起來便喝散了那二三十人各自去了那官人下馬入到裡面老兒請下魯提轄來那官人撲翻身便拜道聞名

不如見面見面勝似聞名義士提轄受禮魯達便問那金  
 老道這官人是誰素不相識緣何便拜酒家老見道這個  
 便是我兒的官人趙員外却纔只道老漢引甚麼郎君子  
 弟在樓上喫酒因此引莊客來厮打老漢說知方纔喝散  
 了魯達道原來如此怪員外不得趙員外再請魯提轄上  
 樓坐定金老重整杯盤再備酒食相待趙員外讓魯達上  
 首坐地魯達道酒家怎敢員外道聊表相敬之禮小子多  
 聞提轄如此豪傑今日天賜相見實為萬幸魯達道酒家  
 是箇粗鹵漢子又犯了該死的罪過若蒙員外不棄貧賤  
 結為相識但有用酒家處便與你去趙員外大喜動問打

結為相識  
 結為相識  
 結為相識

死鄭屠一事說些閒話較量些鎗法喫了半夜酒各自歇  
 了次日天明趙員外道此處恐不穩便可請提轄到敝莊  
 住幾時魯達問道貴莊在何處員外道離此間十里多路  
 地名七寶村便是魯達道最好員外先使人去莊上叫牽  
 兩疋馬來未及晌午馬已到來員外便請魯提轄上馬叫  
 莊客擔了行李魯達相辭了金老父女二人和趙員外上  
 了馬兩箇並馬行程於路說些閒話投七寶村來不多時  
 早到莊前下馬趙員外携住魯達的手直至草堂上分賓  
 而坐一面叫殺羊置酒相待晚間收拾客房安歇次日又  
 備酒食管待魯達道員外錯愛酒家如何報答趙員外便

老字字  
 義便近  
 出家消  
 息非妄  
 下者

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如何言報答之事話休絮煩魯達自此之後在這趙員外莊上住了五七日忽一日兩箇正在書院裡開坐說話只見金老急急奔來莊上逕到書院裡見了趙員外并魯提轄見没人便對魯達道恩人不是老漢心多爲是恩人前日老漢請在樓上喫酒員外誤聽人報引領莊客來開了街坊後却散下人都有些疑心說開去昨日有三四箇做公的來鄰舍街坊打聽得緊只怕要來村裡緝捕恩人倘或有些疎失如之奈何魯達道恁地時洒家自去便了趙員外道若是留提轄在此誠恐有些山高水低教提轄怨恨若不留提轄來許多面皮都不

好看趙某却有箇道堙教提轄萬無一失足可安身避難只怕提轄不肯魯達道洒家是箇該死的人但得一處安身便了做甚麼不肯趙員外道若如此最好離此間三十餘里有座山喚做五臺山山上有一箇文殊院原是文殊菩薩道場寺裡有五七百僧人爲頭智真長老是我弟兄我祖上曾捨錢在寺裡是本寺的施主檀越我曾許下剃度一僧在寺裡已買下一道五花度牒在此只不曾有箇心腹之人了這條願心如是提轄肯時一應費用都是趙某備辦委實肯落髮做和尚麼魯達尋思如今便要去時那里投邊人不如就了這條路罷便道旣蒙員外做主洒

又○振○間○一○声○急○切○之○極○

水滸金書  
家情愿做了和尚專靠員外照管當時說定了連夜收拾衣服盤纏段疋禮物排擔了次日早起來叫莊客挑了兩箇取路望五臺山來辰牌已後早到那山下魯提轄看那五臺山時果然好座大山但見

雲、遮、峰、頂、日、轉、山、腰、嵯、峨、彷彿、接、天、關、翠、嶺、參、差、侵、漢、表、岩、前、花、木、舞、春、風、暗、吐、清、香、洞、口、藤、蘿、披、宿、雨、倒、懸、嫩、線、飛、雲、瀑、布、銀、河、影、浸、月、光、寒、峭、壁、蒼、松、鐵、角、鈴、搖、龍、尾、動、山、根、雄、峙、三、千、界、巒、勢、高、擎、幾、萬、年

趙員外與魯提轄兩乘轎子擡上山來一面使莊客前去通報到得寺前早有寺中都寺監寺出來迎接兩箇下了

轎子去山門外亭子上坐定寺內智真長老得知引着首座侍者出山門外來迎接趙員外和魯達向前施禮真長老打了問訊說道施主遠出、不易、趙員外答道有些小事特來上刹相浼真長老便道且請員外方丈喫茶趙員外前行魯達跟在背後看那文殊寺果然是好座大刹但見山門侵翠嶺佛殿接青雲鐘樓與月窟相連經閣共峰巒對立香積厨通一泓泉水衆僧寮納四面烟霞老僧方丈斗牛邊禪客經堂雲霧裡白面猿時時獻果將怪石敲嚮木魚黃斑鹿日日啣花向寶殿供養金佛七層寶塔接丹霄千古聖僧來大刹

當時真長老請趙員外并魯達到方丈長老邀員外向客席而坐魯達便去下首坐在禪椅上員外叫魯達附耳低言你來這裏出家如何便對長老坐地魯達道洒家不省得起身立在員外肩下面前首座維那侍者監寺都寺知客書記依次排立東西兩班莊客把轎子安頓了一齊搬將盒子入方丈來擺在面前長老道何故又將禮物來寺中多有相續檀越處趙員外道些小薄禮何足稱謝道人行童收拾去了趙員外起身道一事啓堂頭大和尚趙某舊有一條願心許剃一僧在上剃度牒詞簿都已有了到今不曾剃得今有這箇表弟姓魯是閩西軍漢出身因見

塵世艱辛情愿棄俗出家萬望長老收錄慈悲慈悲看趙某薄面披剃爲僧一應所用小子自當準備煩望長老玉成幸甚長老見說答道這箇事緣是光輝老僧山門容易容易且請拜茶只見行童托出茶來茶罷收了盞托真長老便喚首座維那商議剃度這人分付監寺都寺安排齋食只見首座與衆僧自去商議道這箇人不似出家的模樣一雙眼却恁兇險衆僧道知客你去邀請客人坐地我們與長老計較知客出來請趙員外魯達到客館裡坐地首座衆僧稟長老說道却纔這箇要出家的人形容醜惡貌相兇頑不可剃度他恐久後累及山門長老道他是趙



凡人只為  
乘曲二字  
壞了心地  
雅剛直是  
真道場中

員外檀越的兄弟如何撇得他的面皮你等眾人且休疑  
心待我看一看焚起一炷信香長老上禪椅盤膝而坐口  
誦咒語入定去了一炷香過却好回來對眾僧說道只顧  
剃度他此人上應天星心地剛直雖然時下兇頑命中駁  
雜久後却得清淨正果非比汝等皆不及他可記吾言勿  
得推阻首座道長老只是護短我等只得從他不諫不是  
諫他不從便了長老叫備齋食請趙員外等方丈會齋齋  
罷監寺打了單帳趙員外取出銀兩教人買辦物料一百  
在寺裡做僧鞋僧衣僧帽袈裟拜具一兩口都已完備長  
老選了吉日良時教鳴鐘擊鼓就法堂內會集大眾整整

齊齊五六百僧人盡披袈裟都到法座下合掌作禮分作  
兩班趙員外取出銀錠表禮信香向法座前禮拜了表白  
宣疏已罷行童引魯達到法座下維那教魯達除了巾幘  
把頭髮分做九路縮了捫攞起來淨髮人先把一週遭都  
剃了却待剃髭鬚魯達道留了這些兒還酒家也好眾僧  
忍笑不住真長老在法座上道大眾聽偈念道  
寸草不留 六根清淨 與汝剃除 免得爭競  
長老念罷偈言喝一聲咄盡皆剃去淨髮人只一刀盡皆  
剃了首座呈將度牒上法座前請長老賜法名長老拿着  
空頭度牒而說偈曰

與真長老  
同作習字  
班行已分  
明提出一  
頭不敢以  
字子著之  
天

知答應能  
否者不如  
只記得二  
字親切

靈光一點 價值千金 佛法廣大 賜名智深

長老賜名已罷把度牒轉將下來書記僧填寫了度牒付與魯智深收受長老又賜法衣袈裟教智深穿了監寺引上法座前長老用手與他摩頂受記道一要皈依佛性二要歸奉正法三要歸敬師友此是三歸五戒者一不要殺生二不要偷盜三不要邪淫四不要貪酒五不要妄語智深不曉得禪宗答應能否兩字却便道酒家記得衆僧都笑受記已罷趙員外請衆僧到雲堂裡坐下焚香設齋供獻大小職事僧人各有上賀禮物都寺引魯智深參拜了衆師兄師弟又引去僧堂背後叢林裡選佛場空地當夜

等切字

不曲盡  
事

無事次日趙員外要回告辭長老留連不住早齋口罷并衆僧都送出山門趙員外合掌道長老在上衆師父在此凡事慈悲小弟智深乃是愚鹵直人早晚禮數不到言語冒瀆誤犯清規萬望覩趙某薄面恕免恕免長老道員外放心老僧自慢慢地教他念經誦呪辨道參禪員外道日後自得報答人叢裡喚智深到松樹下低低分付道賢弟你從今日難比往常凡事自宜省戒切不可托大倘有不然難以相見保重保重早晚衣服我自使人送來智深道不索哥哥說酒家都依了當時趙員外相辭長老再別了衆人上轎引了莊客挖了一乘空轎取了盒子下山回家

禪床

出場眉

自覺

其醜

不如放翻

四大

一覺

去了當下長老自引了衆僧回寺話說魯智深回到叢林  
 選佛場中禪床上撲倒頭便睡上下肩兩箇禪和子推他  
 起來說道使不得既要出家如何不學坐禪智深道酒家  
 自睡于你甚事禪和道善哉智深裸袖道團魚酒家也喫  
 甚麼善哉禪和子道却是苦也智深便道團魚大腹又肥  
 甜了好喫那得苦也上下肩禪和子都不采他由他自睡  
 下次日要去對長老說知智深如此無禮首座勸道長老  
 說道他後來正果非凡我等皆不及他只是護短你們且  
 沒奈何休與他一般見識禪和子自去了智深見沒人說  
 神每到晚便放翻身得○大○自○在○體橫羅十字倒在禪床上睡夜間鼻

如雷嚮要起來淨手大驚小怪只在佛殿後撒尿撒尿濕  
 地都是侍者稟長老說智深好生無禮全沒些箇出家人  
 體面叢林中如何安着得此等之人長老喝道胡說且看  
 檀越之面後來必改自此無人敢說魯智深在五臺山寺  
 中不覺攪了四五箇月時遇初冬天氣智深久靜思動當  
 日晴明得好智深穿了皂布直裰繫了鴨青絲換了僧鞋  
 大踏步走出山門來信步行到半山亭子上坐在鵝項懶  
 凳上尋思道于鳥麼俺往常好酒好肉每日不離口如今  
 教酒家做了和尚餓得乾癆了趙員外這幾日又不使人  
 送些東西來與酒家喫口中淡出鳥來這早晚怎地得些

酒來喫也好，正想酒哩，只見遠遠地一箇漢子挑着一付  
擔桶，唱上山來，上面蓋着桶蓋，那漢子手裡拿着一箇鏟  
子，唱着上來，唱道：

九里山前作戰場，  
牧童拾得舊刀鎗。  
順風吹動烏江水，  
好似虞姬別霸王。

魯智深觀見那漢子挑擔桶上來，坐在亭子上，看這漢子  
也來亭子上歇下擔桶，智深道：兀那漢子，你那桶裡甚麼  
東西？那漢子道：好酒。智深道：多少錢一桶？那漢子道：和尚  
小真箇也是作耍。智深道：酒家和你耍甚麼？那漢子道：我  
這酒挑上去，只賣與寺內火工道人，直廳轎夫，老郎們做

生活的喫。本寺長老已有法旨，但賣與和尚們喫了，我們  
都被長老責罰，追了本錢，趕出屋去。我們見關着本寺的  
本錢，見住着本寺的屋，如何敢賣與你喫？智深道：真箇  
不賣？那漢子道：殺了我，也不賣。智深道：酒家也不殺你，只  
要問你買酒喫。那漢子見不是頭挑了擔桶，便走。智深趕  
下亭子來，雙手拿住匾擔，只一脚交襠踢着那漢子，雙手  
掩着，做一堆蹲在地下，半日起不得。智深把那兩桶酒都  
提在亭子上，地下拾起鏟子，開了桶蓋，只顧昏冷酒喫，無  
移時，兩桶酒喫了一桶。智深道：漢子，明日來寺裡討錢。那  
漢子方纔疼止，又怕寺裡長老得知壞了衣飯，忍氣吞聲。

寫出活像  
出家所無

此兩行可  
作醉賦

那裏敢討錢把酒分做兩半桶挑了拿了鏟子飛也似下山去了只說魯智深在亭子上坐了半日酒却上來下得亭子松樹根邊又坐了半歇酒越湧上來智深把皂直裰褪膊下來把兩隻袖子纏在腰裡露出春背上花綉來搨着兩箇膀子上山來但見  
頭重脚輕、眼紅面赤、前合後仰、東倒西歪、浪浪蹌蹌上山來似當風之鶴擺擺搖搖回寺去如出水之蛇指定天宮叫罵天蓬元帥踏開地府要拿催命判官裸形赤體醉魔君放火殺人花和尚

魯智深看看來到山門下兩箇門子遠遠地望見拿着竹篋來到山門下攔住魯智深便喝道你是佛家弟子如何噏得爛醉了上山來你須不瞎也見庫局裡貼的曉示但凡和尚破戒喫酒決打四十竹篋趕出寺去如門子縱容醉的僧人入寺也喫十下你快下山去饒你幾下竹篋魯智深一者初做和尚二來舊性未改睜起雙眼罵道直娘賊你兩箇要打洒家俺便和你厮打門子見勢頭不好一箇飛也似入來報監寺一箇虛拖竹篋攔他智深用手隔過揸開五指去那門子臉上只一掌打得浪浪蹌蹌却待掙側智深再復一拳打倒在山門下只是叫苦智深道洒家饒你這厮浪浪蹌蹌攔入寺裡來監寺聽得門子報說

叫起老郎火工直廳轎夫三二十人各執白木棍棒從西廊下搶出來却好迎着智深智深望見大吼子一聲却似嘴邊起箇霹靂大踏步搶入來眾人初時不知他是軍官出身次後見他行得兇了慌忙都退入藏殿裡去便把亮桶關上智深搶入塔來一拳一脚打開亮桶三二十人都趕得沒路奪條棒從藏殿裡打將出來監寺慌忙報知長老長老聽得急引了三五箇侍者直來廊下喝道智深不得無禮智深雖然酒醉却認得是長老撒了棒向前來打箇問訊指着廊下對長老道智深喫了不交話兩碗酒又不曾撩撥他們他眾人又引人來打酒家長老道你看我面快夫

從來主持  
德調  
大衆皆  
得此法不  
是養惡不  
是護短

睡了明日却說魯智深道俺不看長老面洒家直打死你那幾箇秃驢長老叫侍者扶智深到禪床上撲地便倒了勦勦地睡了衆多職事僧人圍定長老告訴道向日徒弟們曾諫長老來今日如何本寺那裏容得這等野貓亂了清規長老道雖是如今眼下有些囉哩後來却成得正果無奈何且看趙員外檀越之面容恕他這一番我自明日叫去埋寬他便了衆僧冷笑道好箇沒分曉的長老各自散去歇息次日早齋罷長老使侍者到僧堂裡坐禪處喚智深時尚兀自未起待他起來穿了直裰赤着脚一道烟走出僧堂來侍者喫了一驚趕出外來尋時却走在佛殿

後撒屎侍者忍笑不住等他淨了手說道長老請你說話  
 智深跟着侍者到方丈長老道智深雖是箇武夫出身今  
 來趙員外檀越剃度了你我與你摩頂受記教你一不可  
 殺生二不可偷盜三不可邪淫四不可貪酒五不可妄語  
 此五戒乃僧家常理出家人第一不可貪酒你如何夜來  
 喫得大醉打了門子傷壞了藏殿上朱紅桶子又把火工  
 道人都打走了口出喊聲如何這般所為智深跪下道今  
 番不敢了長老道既然出家如何先破了酒戒又亂了清  
 規我不看你施主趙員外面定趕你出寺再後休犯智深  
 起來合掌道不敢不敢長老留在方丈裏安排早飯與他

不受上罰  
 又加厚賞  
 妙絕

喫。又。用。好。言。語。勸。他。取。一。領。細。布。直。裊。一。雙。僧。鞋。與。了。智  
 深。教。回。僧。堂。去。了。昔。有。一。名。賢。走。筆。作。一。篇。口。號。單。說。那  
 酒。端。的。做。得。好。道。是

眼前語甚  
 醒酒戒酒  
 誦酒過患  
 酒功德俱  
 為偏論矣

從來過惡皆歸酒  
 地水火風合成人  
 酒在瓶中寂不波  
 誰說孩提卽醉翁  
 如何三杯放手傾  
 幾人涓滴不能嘗  
 亦有醒眼是狂徒

我有一言為世剖  
 麪。麵。米。水。和。醇。耐  
 人。未。酣。時。若。無。口  
 未。聞。食。糯。顛。如。狗  
 遂。令。四。大。不。自。有

幾人涓滴不能嘗  
 亦有醒眼是狂徒  
 幾人一飲三百斗  
 亦有醜醜神不謬

酒中賢聖得人傳

人負邦家因酒覆

解嘲破惑有常言

酒不醉人人醉酒

腐論一番  
更妙

英雄神客  
快會賞鑒  
山水不似  
俗人

但凡飲酒不可盡歡常言酒能成事酒能敗事便是小膽的喫了也胡亂做了大膽何況性高的人再說這魯智深自從喫酒醉鬧了這一場一連三四箇月不敢出寺門去忽一日天氣暴煖是二月初間天氣離了僧房信步躡出山門外立地此句更妙看着五臺山響采一回又生出個引頭來妙猛聽得山下叮叮噹噹的響聲順風吹上山來智深再回僧堂裡取了些銀兩揣在懷裡一步步走下山來出得那五臺福地的牌樓來看時原來却是一箇市井約有五七百家智深看那市鎮

上時也有賣肉的也有賣菜的也有酒店麪店智深尋思道干呆麼俺早知有這箇去處不奪他那桶酒喫也自下來賣些喫這幾日熬得清水流且過去看看有甚東西買些喫聽得那響處却是打鐵的在那裏打鐵間壁一家門上寫着父子客店智深走到鐵匠舖門前看時見三箇人打鐵智深便道兀那待詔有好鋼鐵麼那打鐵的看見魯智深腮邊新剃暴長短鬚戩戩地好添瀨人先有五分怕他那待詔住了手道師父請坐要打甚麼生活智深道酒家要打條禪杖一口戒刀不知有上好鐵麼待詔道小人這裏正有些好鐵不知師父要打多少重的禪杖戒刀但



此稱量  
一毫也  
不得

分找得

憑分付智深道酒家只要打一條一百斤重的待詔笑道  
重了師父小人打怕不打了只恐師父如何使得動便是  
關王刀也只有八十一斤重智深焦燥道俺便不及關王  
他也只是箇人待詔道小人據常說只可打條匹五十斤  
的也十分重了智深道便依你說比關王刀也打八十一  
斤的待詔道師父肥了不好看又不中使依着小人好生  
打一條六十二斤的水磨禪杖與師父使不動時休怪小  
人戒刀已給○真○聖○賢○佛○祖○語用分付小人自用十分好鐵打造在此  
智深道兩條○要幾兩銀子待詔道不討價實要五兩  
銀子智深道俺便依你五兩銀子你若打得好時再有賞

你那待詔接了銀兩道小人便打在此智深道俺有些碎  
銀子在這裏和你買碗酒喫待詔道師父穩便小人趕趁  
些生活不及相陪智深離了鐵匠人家行不到三二十步  
見一箇酒望子挑出在房簷上智深掀起簾子入到裡面  
坐下敲着桌子叫道將酒來賣酒的主人家說道師父少  
罪小人住的房屋也是寺裡的本錢也是寺裡的長老已  
有法旨但是小人們賣酒與寺裡僧人喫了便要追了小  
人們本錢又趕出屋因此只得休怪智深道胡亂賣些與  
酒家喫俺須不說是你家便了店主人道胡亂不得師父  
別處去喫休怪休怪智深只得起身便道酒家別處喫得

却來和你說話出得店門行了幾步又望見一家酒旗兒直挑出在門前智深一直走進去坐下叫道主人家快把酒來賣與俺喫店主人道師父你好不曉事長老已有法旨你須也知却來壞我們衣飯智深不肯動身三回五次那裏肯賣智深情知不肯起身又走連走了三五家都不肯賣智深尋思一計若不生箇道理如何能勾酒喫遠遠地杏花深處市稍盡頭一家挑出箇草帚兒來智深走到那裏看時却是箇傍村小酒店但見

傍村酒肆已多年

白板凳鋪買客坐

斜插桑麻古道邊

須籬笆用棘荆編

破瓮榨成黃米酒

柴門挑出布青帘

更有一般堪笑處

牛尿泥墻畫酒仙

智深走入店裡來靠窗坐下便叫道主人家過往僧人買碗酒喫莊家看了一看道和尚你那裏來智深道俺是行脚僧人遊方到此經過要買碗酒喫莊家道和尚若是五臺山寺裡的師父我却不敢賣與你喫智深道酒家不是你快將酒賣來莊家看見魯智深這般模樣聲音各別便道你要打多少酒智深道休問多少大碗只顧篩來約莫也喫了十來碗智深問道有甚肉把一盤來喫莊家道早來有些牛肉都賣沒了智深猛聞得一陣肉香走出空地

上看時只見墻邊沙鍋裡煮着一隻狗在那裏智深道你  
家見有狗肉如何不賣與俺喫莊家道我怕你是出家人  
不喫狗肉因此不來問你智深道酒家的銀子有在這裏  
便將銀子遞與莊家道你且賣半隻與俺那莊家連忙取  
半隻熟狗肉搗些蒜泥將來放在智深面前智深大喜用  
手扯那狗肉蘸着蒜泥喫一連又喫了十來碗酒喫得口  
滑只顧要喫那裏肯住莊家到都呆了叫道和尚只恁地  
罷智深睜起眼道酒家又不白喫你的管俺怎地莊家道  
再要多少智深道再打一桶來莊家只得又昏一桶來智  
深無移時又喫了這桶酒剩下一脚狗腿把來揣在懷裡

臨出門又道多的銀子明日又來喫嚇得莊家目瞪口呆  
周知所措看見他早望五臺山上去智深走到半山亭  
子上坐了一回酒却湧上來跳起身口裏道俺好些時不  
曾拽拳使脚覺道身體都困倦了酒家且使幾路看下得  
亭子把兩隻袖子搭在手裡上下左右使了一回使得力  
發只一膀子擗在亭子柱上只聽得刮刺刺一聲響亮把  
亭子柱打折了坍了亭子半邊門子聽得半山裏響高處  
看時只見魯智深一步一顛搶上山來兩箇門子叫道苦  
也這畜生今番又醉得不小可便把山門關上把拴拴了  
只在門縫裡張時見智深搶到山門下見關了門把拳頭

從兩箇金剛身上生出一段打與來奇絕奇絕

有箇金剛不動的便有箇倒得金剛的井力也

搗鼓也似敲門。兩箇門子那裏敢開。智深敲了一回。扭過身來。看了左邊的金剛。喝一聲道。你這箇鳥大漢。不替俺敲門。却拿着拳頭。嚇洒家。俺須不怕你。跳上臺基。把柵刺子。只一拔。却似綫葱般。拔開了。拿起一根折木頭。去那金剛腿上。便打簌簌的泥和顏色。都脫下來。門子張見道。苦也。只得報知長老。智深等了一會。調轉身來。看着右邊金剛。喝一聲道。你這厮。張開大口。也來笑洒家。便跳過右邊臺基上。把那金剛脚上。打了兩下。只聽得一聲震天價響。那尊金剛。從臺基上。倒撞下來。智深提着折木頭。大笑兩箇門子去報長老。長老道。休要惹他。你們自去。只見這首

真具眼師 真叢林王

塵監寺都寺并一應職事僧人都到方丈稟說這野猫今日醉得不好把半山亭子山門下金剛都打壞了如何是好長老道自古天子尚且避醉漢何況老僧乎若是打壞了金剛請他的施主趙員外自來塑新的倒了亭子也要他修蓋這箇且由他衆僧道金剛乃是山門之主如何把來換過長老道休說壞了金剛便是打壞了殿上三世佛也沒奈何只可迴避他你們見前日的行兇麼衆僧出得方丈都道好箇囫圇竹的長老門子你且休開門只在裡

從口中度出凌事不死

面聽智深在外面大叫道直娘的禿驢們不放洒家入寺時山門外討把火來燒了這箇鳥寺衆僧聽得叫只得叫

魯節辜寫

門子拽了大拴由那畜生入來若不開時真箇做出來門子只得捻脚捻手把拴拽下飛也似閃入房裡躲了眾僧也各自迴避只說那魯智深雙手把山門盡力一推撲地擲將入來喫了一交扒將起來把頭摸一摸直逶僧堂來到得選佛場中禪和子正打坐間看見智深揭起簾子鑽將入來都喫一驚盡低了頭智深到得禪床邊唉嚨裡咯咯地響看着地下便吐眾僧都聞不得那臭箇箇道善哉齊掩了口鼻智深吐了一回扒上禪床解下絛把直裰帶子都必必剝剝扯斷了脫下那脚狗腿來智深道好好正肚飢哩扯來便喫眾僧看見使把袖子遮了臉上下肩兩

魯智深禪床  
的打是打  
計還有不  
肯打的

箇禪和子遠遠地躲開智深見他躲開便扯一塊狗肉看着上首的道你也到口上首的那和尚把兩着袖子死掩了臉智深道你不喫把肉望下首的禪和子嘴邊塞將去那和尚躲不迭却待下禪床智深把他擗耳朵揪住將肉便塞對床四五箇禪和子跳過來勸時智深撇了狗肉提起拳頭去那光腦袋上剝剝剝只顧鏊滿堂僧眾大喊起來都去櫃中取了衣鉢要走此亂喚做捲堂大散首座好、文、字、那裏禁約得住智深一味地打將出來大半禪客都躲出廊下來監寺都寺不與長老說知叫起一班職事僧人點起老郎火工道人直廳轎夫約有一二百人都執杖叉棍

插標題一旬緊接實事

棒盡使手巾盤頭一齊打入僧堂來智深見了大吼一聲別無器械捨入僧堂裡佛面前推翻供卓擡兩條卓脚從堂裡打將出來但見

心頭火起口角雷鳴奮八九尺猛獸身驅吐三千丈凌雲志氣按不住殺人怪胆圓睜起捲海雙睛直截橫衝似中箭投崖虎豹前奔後湧如着鎗跳澗豺狼直饒揭帝也難當便是金剛須拱手

當詩魯智深輪兩條卓脚打將出來衆多僧行見他來得亮下都拖了棒退到廊下智深兩條卓脚着地捲將來衆僧早兩下合攏來智深大怒指東打西指南打北只饒了

在此

兩頭的當時智深直打到法堂下只見長老喝道智深不得無禮衆僧也休動手兩邊衆人被打傷了十數箇見長老來各自心去智深見衆人退散撇了卓脚叫道長老與洒家做主此時酒已七八分醒了長老道智深你連累殺老僧前番醉了一次攪擾了一場我教你兄趙員外得知他寫書來與衆僧陪話今番你又如此大醉無禮亂了清規打坍了亭子又打壞了金剛這箇且由他你攪得衆僧捲堂而走這箇罪業非小我這裏五臺山文殊菩薩道場千百年清淨香火去處如何容得你這等穢汚你且隨我來方丈裡過幾日我安排你一箇去處智深隨長老到方

丈去長老一面叫職事僧人留住眾禪客再回僧堂自去坐禪打傷了的和尚自去將息長老領智深到方丈歇了一夜次日真長老與首座商議收拾了些銀兩賚發他教他別處去可先說與趙員外知道長老隨即修書一封使兩箇直廳道人逕到趙員外莊上說知就裡立等回報趙員外看了來書好生不然回書來拜覆長老說道壞了的金剛亭子趙某隨即備價來修智深任從長老發遣長老得了回書便叫侍者取領皂布直裰一雙僧鞋十兩白銀房中喚過智深長老道智深你前番一次大醉鬧了僧堂便是誤犯今次又大醉打壞了金剛坍了亭子捲堂鬧了

可憐  
說

選佛場你這罪業非輕又把眾禪客打傷了我這裏出家是箇清淨去處你這等做甚是不好看你趙檀越面皮與你這封書投一箇去處安身我這裏決然安你不得了我夜來看子贈汝四句偈言終身受用智深道師父教弟子那裏去安身立命願聽俺師四句偈言真長老指着魯智深說出這幾句言語去這箇去處有分教這人笑揮禪杖戰天下英雄好漢怒掣戒刀砍世上逆子讒臣直教名馳塞北三千里果證江南第一州畢竟真長老與智深說出甚言語來且聽下回分解

評 趙員外剃度魯達非僅教以避難也只因其剛心

猛氣姑勸他做和尚庶幾可以推抑之

又評僧智深好睡好飲酒好喫肉好打人皆是禪機此惟

真長老知之衆和尚何可與深言

輝天不...

承...

...

...

...

...

...



